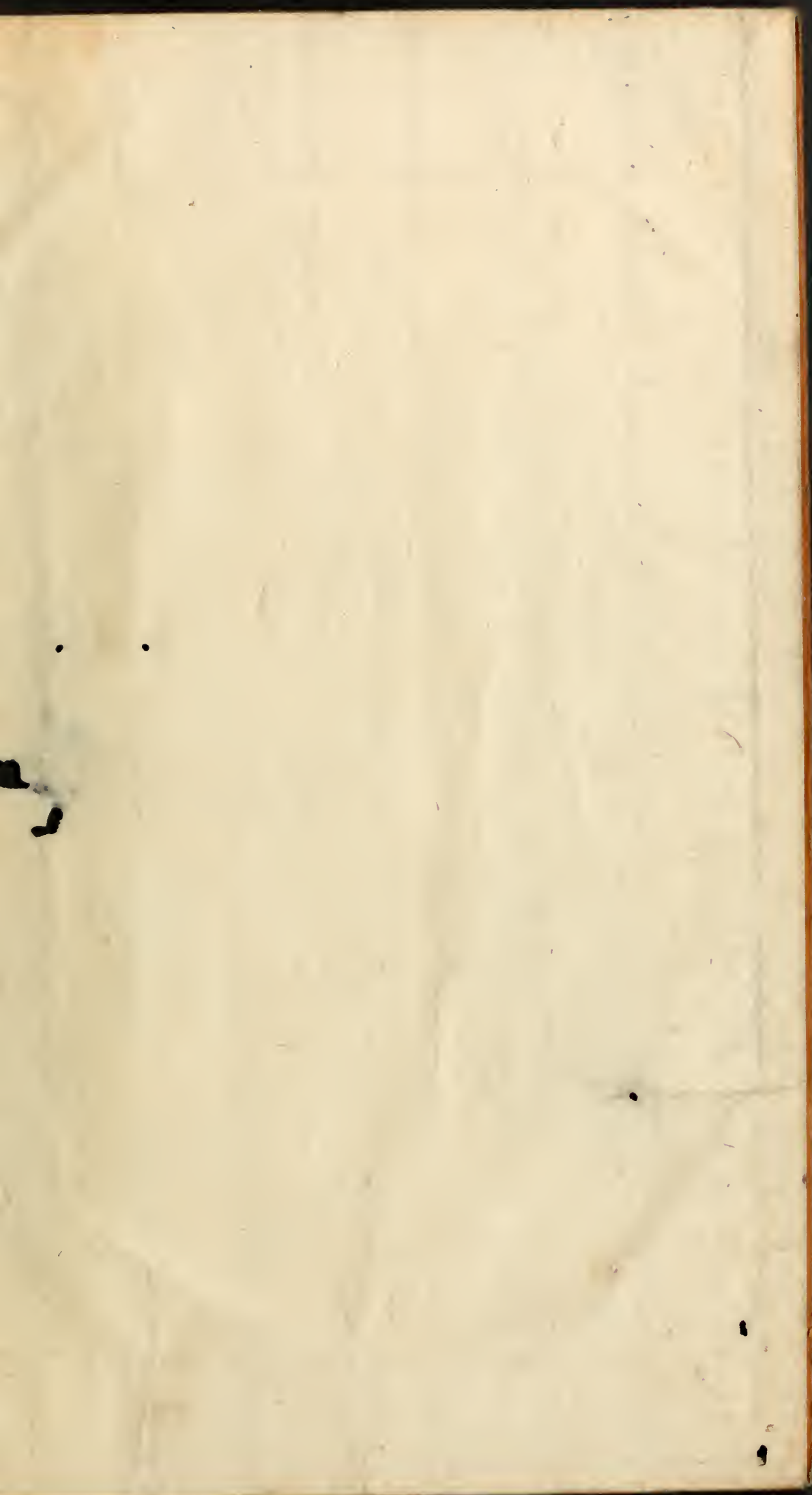


白軒先生年譜



白軒先生集附錄

年譜凡例

一公捐館已久而狀譜文字尚今闕焉蓋平日家乘  
只存官歷大略及事關緊重者而其他言行更無  
可徵故正郎公嘗就考先議政公暨孝敏公日錄  
叅以耳目覩記草定家狀而大拜以後事尤無以  
考据銀臺日記亦難一一借考徐欲廣加搜撫務  
歸詳盡竟未卒業今竊懼逾久而逾就闕習謹据  
狀草又得庚寅以後時政記所錄旁採諸家文集  
及先輩長老之語編成年譜附諸遺集而闕漏旣

多詳略不同故謹識其一二于卷首

一家庭纂集之文恐不足考信於來世乃就平昔親

炙諸公與當世藝苑君子多所訂正使得有徵焉

一譜例皆以世系子孫為圖於卷首因見姓名字號

而今以活字印出不可作圖謹列書諱字號及先

系於前取朱子大錄子孫於下端而子女所出各

具一條以便考覽取仙源行狀例

一諸家年譜事實則多以小字為文而今芸閣鐵字

小者絕少故年條及事實並用大字惟其間附見

之說乃用小字如註脚之文

一事蹟行誼惟以文字可憑及家中聞見者入錄若得之傳說未有明據者不敢輒錄

一疏劄已見集中者只舉大意

關係所重則雖見集中亦復盡載如庚寅

告訣已酉待罪等疏

未見者撮其肯綮

筵對說話則視疏

劄稍加詳焉而如敬天勤學賑饑輕徭寬刑審寬納諫尚儉招賢敦教等說隨皆舉錄不嫌重複欲示一生眷眷者在此

一掌試禱雨等條係是不必盡錄者而得人之盛格天之誠尤爲世人所欽服故特詳焉

一凡係恩賜無大小皆錄而只錄明據者故間多

闕遺

恩例應及而不見者亦多

如祈雨後  
賞典之類

一傳諭近侍之名宜詳錄而不傳者多只記所存

一亭關 朝家則雖鉅公大人皆名之家諱亦皆謹

書以重纂言之體

一立朝事蹟逐年略具而至其日用云為無可表見

故謹以平生言行若干條摠錄於卷末

取退溪  
年譜例

一行誼中事親一節世尤稱卓異而事在少日實蹟

無徵今只以中年以後事家庭所傳者略載

一年譜無並錄夫人之例而今所纂錄主於詳備故

謹以夫人世系生卒附見於後仍及一二閨範

白軒先生集附錄卷之一

年譜上

公諱景奭字尚輔號雙磎晚號白軒我

定宗恭靖大王第十子德泉君謚積德公諱厚生六代孫

五代祖諱孝伯承憲大夫新宗君登武科官至兵曹叅判謚恭簡

高祖諱貴丁正義大夫莞城君

曾祖諱繼壽正義大夫行咸豐都正 贈咸豐君

祖諱秀光忠義衛敦勇校尉 贈崇政大夫議政

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始離宗籍稱完山李氏

考諱惟侃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 贈大匡輔

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

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享 世子師妣開城高氏

貞夫人 贈貞敬夫人大護軍諱漢良之女靖國

功臣開城君諱守謙之曾孫

大明神宗顯皇帝萬曆二十三年乙未 我敬大王宣祖昭

年八十一月十八日丙戌 亥公生于議政公堤川縣

任所

二十四年丙申公年二歲



二十五年**丁酉**公年三歲

二十六年**戊戌**公年四歲

二十七年**己亥**公年五歲○隨還京第

二十八年**庚子**公年六歲○夏議政公拜平壤判官

公隨往任所○冬經痘疫

二十九年**辛丑**公年七歲○隨還京第

三十年**壬寅**公年八歲

三十一年**癸卯**公年九歲○時未就傅雖遊戲之際

常竊自憂是春始受書卽不煩程督晨必起映窗  
誦讀業日進○時亂餘饑饉家又甚貧公嘗朝出

受課忍飢晏歸到門外見母夫人方對一盂和菜  
飯公恐見已分與遂留待餐訖而入誠孝之見於  
事者已如此○秋隨議政公往山陰縣任所

三十二年**甲辰**公年十歲

三十三年**乙巳**公年十一歲○隨議政公還京第

三十四年**丙午**公年十二歲○公氣度端重舉止異

凡時過街路或有來問而識之者嘗袖所製程賦  
往質于族人名宰見而大噐之為之設席而坐市  
酒為禮蓋甚敬重也

三十五年**丁未**公年十三歲○議政公拜開城都事

公隨之時清陰金公適蒞同府一見公竒之令賦  
伯夷叔齊優劣論公卽席製進金公大加歎賞以  
爲他日成就非吾輩所及數以小札抵議政公曰  
願見愛克氏盖公之小字而加以氏者重之也

三十六年**戊申**公年十四歲

三十七年**己酉**光海元年公年十五歲○秋隨議政公還

京第時游庠序輒得高選

三十八年**庚戌**公年十六歲○正月十日行冠禮○

是月十一日委禽于全州柳氏觀察使 贈領議

政諱穡之第二女柳公擇壻必求異日宰相時有  
任國子長者得公課試所製袖

示力勸柳公亦雅聞公名遂以女歸之云○冬生男夭

三十九年**辛亥**公年十七歲

四十年**壬子**公年十八歲○柳觀察公為宣川府使

伯氏石門公諱景奉使留灣上公徃省仍遊關西

四十一年**癸丑**公年十九歲○正月男哲英生○三

月中監試初試兩場五月進士二等第二名入格

懷夢草賦三上時公詞藝已成前輩大手靡不推伏出澤

公疏語

四十二年**甲寅**公年二十歲

四十三年**乙卯**公年二十一歲

四十四年丙辰公年二十二歲○遊天磨聖居等諸

山有詩數十篇柳夢寅逐篇批評有公然盛唐深得妙處太逼盛唐忠義滿腹等語○嘗與儕友分

韻賦詩得端字曰笑看終南高挿漢從今失却舊

憂端隣有老詞伯或云象村見之大加稱賞曰異日當

作大宰相福祿無比云

四十五年丁巳公年二十三歲○秋增廣別試初試

高等入格

四十六年戊午公年二十四歲○春廢論大起凡名

在試榜者皆脅之上疏而公不叅被削籍之罰○

仲氏縣令公病于金溝任所公往以奉歸○哭仲氏○秋被罰諸生引崔簡易故事皆赴會闈間有不肯者爾瞻之徒大言怵之而公稟于家庭決意不赴○公華問日大捨軼儕流人皆期朝暮釋褐而昏時科第率多循私故屢遭擯拔一松沈相公嘗題其落幅曰公道難行玉陛中文章如許亦成空未知十八新恩士才命今年盡得通月沙李相公亦嘗見公課試之文謂白洲曰汝雖已決科不及此遠矣公自是歲無意進取親意以世禍爲憂則時或黽勉赴試或不製而出或篇成棄而不呈

人或取用至有登茅者  
而公未嘗一出於口

四十七年**己未**公年二十五歲

四十八年**庚申**公年二十六歲○秋省季妹崔氏正郎

徽婦於南原歷省柳觀察公於湖營仍遊方丈山

自號雙磬蓋愛雙磬  
洞之勝而取之也謁沙溪金先生於連山

熹宗哲皇帝天啓元年**辛酉**公年二十七歲○春柳

觀察公卒于任所公往哭之仍以喪歸

二年**壬戌**公年二十八歲○秋定居于皇華坊貞陵

洞後改聚賢洞新第即外姑俞夫人為之營建者而初  
欲宏大之公力辭俞夫人曰此為

進士之居誠已寬矣為相公宅  
則必患隘他日當思吾言

三年癸亥仁祖純孝大王元年公年二十九歲○生男夭○

五月二日 上謁文廟取士公登丙科第五名慎終

于始箴○東岳李公嘗見公所為詞賦大加歎賞

招澤堂李公示之曰此他日秉文手也是日東岳

適赴江都之任辭陞而出為之宿留就議政公所

待之曰今日吾必見某之登第抵夕公果榮歸李

公跪下堂攜手曰吾固待之果然○補權知承文

院副正字未及供仕薦拜檢閱冬遷奉教

四年甲子公年三十歲○正月移注書○賊适叛二

月八日 大駕出城百官奔竄陪從者只公與承



旨韓孝仲及內官二人而已到漢江夜黑如漆江  
上無船石門公以全羅兵使結陣岸上覓得一船  
以迎 駕避亂人全雜爭渡石門公手劍揮斥公  
始與承旨內官奉扈登船內侍所持短燭燒盡舟  
中暗黑但望見京城火焰漲天 上終夜坐繩床  
天明始築沙爲壇奉御于岸上公兄弟達朝侍傍  
不知父母所往而不敢爲尋覲計到果川幸與相  
逢及抵水原議政公老病轉甚不能仍扈公進所  
帶乘率護送他處議政公勉以忠孝而相分公旣  
舍所騎徒步或借乘隨 駕達于公州賊平扈還

○轉待教屢遞屢拜由奉教陞與籍用 扈從勞也○由監察拜正言兼春秋館記事官八月呈遞  
 ○錄玉堂由禮曹佐郎拜副修撰○冬奉 命試士于平壤府

五年**乙丑**公年三十一歲○春由禮曹為正言啓請

臺諫之詣闕論啓者若值開筵則直入論啓 從

之兩司入侍筵中始此○僚員闕直見罷引避遞○由兵曹

佐郎拜正言遞付司果○夏以京試官往嶺南左

道時以南中場屋作亂至於罷場故有擇送之

命也事竣以正言復命○六月由兵曹為獻納以

試射無分引避遞為校理○八月以後獻納直講  
修撰校理遞拜相仍

六年**丙寅**公年三十二歲○春由校理為獻納由直

講為副校理與同僚論日食日 親祭魂宮之非

又言 啓運宮不宜稱園兩司以爭稱園事連遭

嚴批又請禮遇臺諫前後劄啓皆出公手○秋遷

吏曹佐郎○被選湖堂大學士金○登重試第一

人擬漢蕭何謝自追韓信箋并引上之○冬

被選知製教遞拜副修撰又拜吏郎○生男天

七年**丁卯**公年三十三歲○正月湖堂 宣醞應製

居首 賜虎皮○金兵之入體察使玉城張公辟

公從事隨以西出旋以運餉事入東峽移檄一道

激以忠義奮勵應募者相繼得穀頗多關東士子誦其檄文

久而不○三月體相疾甚公詣行在陳其病狀

遂許遞公仍納從事印信○當出師之初體府無

手下軍卒大雨且注羣議欲姑留公曰時議不能

遙度事勢必以出師三日不渡臨津為罪不如且

前進翌日臺議果發體相投示邸報曰果如公言

料事何其神也玉城嘗從容論幕僚至公稱之曰

德量寬厚必是遠大之器豈天為國家生此柱石

耶○四月兩司以徑走不戰論體相公陳疏請同  
被罪罰呈遞見職卽拜修撰○秋呈遞拜直講○  
有一名官懷躁進計陰嗾鄉人金垣誣一時名流  
目爲五奸昇平金相爲之首公亦與焉 上覺其  
詐命政院試垣以文果不通曉疏語遂下有司得  
其指嗾者並垣而竄之公不自安呈旬館中屏居  
鄉庄九月復拜吏郎公上疏見集辭職略曰臣學  
識不逮悔尤日積庶幾自今得以自修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讀未讀之書納身於寡過之地則圖報  
恩私早晚有日矣 答曰省疏具悉爾懇務循公

道則人言自消爾其勿辭加勉○冬仁居獄起為  
問事郎獄畢錄昭武從勲一等○移修撰復為吏  
郎

毅宗烈皇帝崇禎元年**戊辰**公年三十四歲○春孝

立獄起為問事郎公前後叅鞫達夜按治文書旁

午而左酬右應無一錯漏見者嘖嘖○陞正郎兼

漢學教授校書校理○公累處銓郎如遇注擬不

愜者輒停筆固爭長席多屈意從之昇平金公為

銓長兼摠體府軍國多事本曹諸務時屬之公既

措畫以進亟稱其善而奏之其見重如此○鞫獄

畢加通政階付護軍錄寧社從勳一等○秋拜同副承旨轉至左副

二年**巳巳**公年三十五歲○是年議政公爲大耋石門公方爲禮曹叅判公在銀臺以歲首聯各陳疏命加壽爵肅謝之日公兄弟陪護詣闕金玉交映觀者榮之○春金差來有怒於舌官上命拿推旋因其請將釋之公言待夷狄之道自有濶狹不可使操縱在渠以開後弊從之○朴仲男卽鍾城土丁之投虜者也至是乃稱差胡而來朝廷將賜坐於殿中公以禮房再啓爭之其賜茶亦請

後於正胡仲男頗折焉○三月文臣庭試居第二

北登單于臺二十韻排律三上 賜馬夏病甚呈遞 命賜內藥

○改選書堂 特命公以堂上仍帶反正後始有此規而丙寅

則李公植李公明漢今則惟公一人 ○九月以承旨乞養為揚州牧

使屢擬吏議副學大成

三年 **庚午** 公年三十六歲 ○七月以親病辭罷楊良

立石頌其清德蒞任十朔一以均賦恤民為務及

還行李蕭然有弊席適為僕隸所取來公覺之大

驚即還之後公有白馬之行楊人聚米累十石贖之蓋遺愛久而未泯也公以選一大錢

之意只受數斛仍告其父老以為義倉穀 ○冬書堂頒柑置散而特



命賜給異數也○生女

歸趙遠觀察使

四年**辛未**公年三十七歲○三月叙付軍銜○時

集慶殿

江陵

影幘火

上率百官舉哀責已求言公

應旨陳疏極言闕失 答曰條陳無非至論當惕

念施行○冬拜五衛將轉曹司

時拘於解由久處散地金公時讓為

兵判越

宮城徼巡時例乘肩輿而公以

大內逼

近捨輿而徒人多言其太執而不恤也○拜承文

副提調

五年**壬申**公年三十八歲○正月拜左副承旨兼內

局副提調○是月二十四日 上使司謁傳黃柑

十枚曰聞有老親茲以賜給翼日公上箋稱謝議  
政公亦陳謝疏 答以卿年老二子亦皆可用故  
念及如是公感激殊私爲之歌詠薦紳傳和以爲  
曠世盛事○四月轉右承旨嘗於筵中言心經近  
思錄等書乃入道之門而有志者或挾其冊則人  
必嘲笑雖無道學之禁思慕興起者鮮矣宜令知  
館事以下每於朔望與多士論難四書心經近思  
錄取其中學識優異者以爲公薦則異日必有所  
補又請令童蒙教官十五歲以下則講小學以上  
則講四書使先明本源之地居則知事親敬長之

道出而知事君之義。上卽命着實舉行。○公久  
在喉舌之地。內旨有不可者輒封還之多所匡  
益。雖在出納旁午簿書膠擾之時。繙閱書藉劄錄  
文字及吟咏酬唱未嘗或輟。○五月以章陵追  
崇時禮房承旨加嘉善階轉左承旨。○時議政公  
以優老之典已陞嘉善爲同知中樞矣。當世一家  
三父子俱躋宰列者惟故相鄭公昌衍及公家而  
已。一時豔歎。○六月除大司諫侍母夫人疾不拜  
是月九日遭憂。○與石門公撰次先妣行狀乞誌  
于清陰金公。○十一月夢得一絕曰吾家門外一

溪深散作雲巖萬壑陰誰知袞袞朝宗意政似思  
親無限心蓋其忠孝之誠發於夢寐也

六年癸酉公年三十九歲

七年甲戌公年四十歲○時上候違豫累年治未

得方公以爲雖在心制事關君父之疾不可有懷  
不言貽書藥房提調陳受鍼之害且勸博求中外  
名醫母貽後悔○八月服闋除副提學陳情不拜

○是月二十四日遭議政公憂○與石門公撰次  
先考行狀乞誌于清陰金公乞墓表于白洲李公

八年乙亥公年四十一歲

九年丙子公年四十二歲○十月服闋付軍職卽爲  
肅謝拜副提學呈病辭遞○十一月拜大司憲上  
疏辭之仍進禁奢侈抑浮費之說貧人頗賴焉○  
是年春虜使以稱號事來時議欲斬使絕和虜使  
聞而跳去自是朝野洶洶有朝夕必至之憂而時  
議紛拏久未底定公私切憂憤而不得言至是於  
筵中啓曰斥和一事誠正大且快而國事民心無  
一可恃不顧時勢橫挑強寇其來也必以冬冰渡  
鴨江利在速進不數日直薄京城則所恃惟有江  
都而一日一渡之江三軍百僚豈能盡渡冰江阻

前而飄風驟雨之勢隳突於後則置君父於何地乎三韓一草一木皆皇朝之賜也大義所在人誰不知事有緩急可不深思但清之號乃帝之號也我若清之是與其帝也稱清則決不可也谿谷張相公聞之歎曰此所謂披雲霧覩青天○清風郡守權倣已以犯賊事命斬之公知其寃累啓爭之有微卿爭執幾未免大悔之教○呈遞○十二月十四日清兵大入大駕將向江都纔出城門聞賊鋒已迫沙峴公趨詣駕前請達所懷上駐駕崇禮門樓進而問之公跪陳事勢已急江都

斷不可及往宜回向南漢 上顧問體察使金塗

金公請仍向江都公復陳前說固爭之 上意乃

決時虜人以一枝兵遮覆陽川公仍請分與訓局

兵令體察使遣將逆擊先鋒時變出蒼黃所乘不

備公仗劍徒步追及南漢拜副提學城既圍公請

以三司各官多定督戰御史以寓編行伍同甘苦

之意亦以警宵晝 上亟稱其善而從之天大雨

雪士卒暴露公入對言有國然後威儀可論大小

官各解上服分給而張覆之則士心必多感動望

之亦助軍容他日若能還都漢官之儀自可復矣

上嘉獎之於是城上列幕周匝師人如挾纊焉公與石門公暨東岳谿谷諸公同棲開元寺距行宮五里而遠而又積雪冰磴甚危公夜輒一再起步詣行宮問寢退則相攜痛哭勉勵忠義各以一死爲期及下城忠憤益激涕淚汪汪上愍之使隨行圍中與敵往來文字多承命撰進而率以辭未巽婉不用云

十年丁丑公年四十三歲○正月還都石門公自都承旨超拜戶判公代之兼惠良署提調○三月兼藝文提學都承旨例兼直提學政院以職號有礙



啓稟 命以提學下批○患寒瀕危政院啓 遞

命賜內藥○四月拜副學移大憲○閏四月加嘉

義階用扈從勞也○兼同知經筵後屢帶焉○遞憲職

拜都承旨○江都之變 廟主不幸將有新造及

改題之位題主處所未定公上劄請倣先正臣李

滉之言就廟內行之 從之○承 命題 廟主

○因朝講引夏抱火冬握冰之義言伏熱雖迫不

可停筵雖不開筵視事接下亦宜頻數 上嘉納

又請依大典各司逐日開坐使外方人毋滯 從

之○六月呈遞○七月拜大司憲○遞拜工曹叅

判移副學兼備局提調自此仍帶備局○八月庭試主司

取曹漢英等十人○南漢扈從人別設庭試主司

時主文缺故取鄭知和等十人○時有為國偏良

偏之說者蓋辦事者謂之國偏蠲征者謂之民偏

摺紳之間亦多為是說者公於筵中從容建白曰

違道干譽固可惡也比諸違道虐民者則有間焉

况為民者便是為國豈有民與國分而二之之理

乎備此說者必厲民者也此說遂行則不出十年

貪官汚吏得以籍口民不堪命矣 上深然之○

上劄見集陳戒請徹動災異益加修省優納言者

謹用刑賞申明薦法接外官詢民瘼重廟禮寬民

役仍乞戒懼幽微日新又新繼以母怠○時尹煌

等坐斥和久在編管公請加原驛 從之○冬承

命撰進 王妃趙氏玉冊文教命文○入對請減

王妃嘉禮時銀器以昭儉德 嘉納○承 命撰進

三田渡碑 時清使來使之豎碑而徵文甚急上

時文衡見闕公獨在藝苑事勢急迫不暇累辭不

得已製進矣虜人起怒於張公文中不暇累辭不

羊語又謂公文亦甚踈畧全不鋪張督令改撰吃

政存亡所判勾踐臣妾會稽而終致沼吳之績則

他日自強惟在於予今日之計但當於文字務中

白軒元集附錄卷一

十五

一

命而貽書石

門公有悔學文字之語後又有愧負涪溪百丈崖之句發於漫詠公之微意此可見矣

十一年**戊寅**公年四十四歲○直玉堂進元日箴極

陳懲忿之意○辭遞○在備局上劄見集極論時

事大要皆紓民之道也○三月由副提學拜守弘

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首薦○

庭試主司取黃暉等十五人○四月旱承命禱

于風雲雷雨得雨○拜禮曹叅判○承命禱于

楮子島得雨○拜大司諫○七月拜吏曹叅判○

晝講入侍啓請敬天怒消民怨蠲征役嘉納之

是日上講詩至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上為

之太息潛然泣下公與延陽君李時白流涕以對  
左右觀者莫不感動○時臺官柳碩朴啓榮李炓  
等以山城事齟齬清陰金公甚上已不快於金  
公及鄭公蘊至是頗入其說公於筵席請以明好  
惡正是非擇人材爲中興第一策仍言尚憲蘊等  
所執乃堂堂正論何可罪之正論一脉不可不扶  
植而優容之且碩炓見斥尚憲久阻清班則尤不  
當不顧嫌迹遽自論列也上曰尚憲固不可罪  
若柳碩之言則雖謂之鳳鳴朝陽可也公復進曰  
碩之言何可謂鳳鳴尚憲終不可不扶植優容願

聖上平心公聽勿使偏蔽○遞拜禮參

十二年**巳卯**公年四十五歲○正月由吏曹參判陞

拜吏曹判書○三月 上謁聖主試取權諱等七

人○五月旱承 命禱于松嶽得雨○九月別試

主司取李以存等十六人 鄭公始成對策極言當  
路之罪諸考官皆欲絀

之公力取不顧○兼知 經筵春秋館事

十三年**庚辰**公年四十六歲○正月進秘疏以乞遞

文衡為名 答以深用嘉尚當留念採施 時星槎  
既阻朝

廷莫暴至悃公常切痛慨與完城崔相諸公密議  
募得僧名獨步者扮作船商由海路入于 皇京

俾達必東之誠步之去也公引入密室指授規畫  
或達夜涕泣其歸又復如之或云此疏所陳即此

事而削  
藁不傳○三月入對請審冤獄賜祭湖西戰船滄

沒者從之○四月十七日公杜門謝客終日悲

咤家人莫測其故卽西船發去日也○辭遞文衡

薦前大提學李植及李明漢鄭弘溟○丁丑以後

公卿子皆質于藩至是清人詰代質事臺章繼發

公亦被奪告身之科○四月屏居交河省石門公

於江都任所○七月哭石門公於江都手次行錄

乞狀于澤堂李公乞銘于北渚金公○十二月朝

有國書撰出事特命公叙用除承文提調入京

卽引見承命與大提學李植相議撰進○拜大

司憲時執義趙錫胤請罷內需司而以貨利為言

特命罷職備局諸臣許啓等欲緩金公尚憲入瀋

俱被拿罷公率同僚劄論見集優批即賜施行

十四年**辛巳**公年四十七歲○正月呈遞憲職拜右

叅贊○三月拜大司憲○四月旱上劄見集請發

倉賑飢捐俸周急亡卒征士存恤其家且乞省躬

圖新以來忠諫主敬涵養以勉聖學尤以平讞失

宜寬爵莫伸為言 特賜引見命放死囚四人○

五月旱益甚又與同僚應旨進劄見集大略益懋

欽恤盡加疏釋申戒中外毋濫刑杖革罷內需司



之獄廩恤刷還者之家捐兩西內司之捧停大君  
家舍之役屏旨酒旁御之害絕池臺雕飾之工以  
爲敬天之實恢虛受之量去好惡之僻引接臣隣  
咨訪良隱以通上下之情繼之以無忘南漢益加  
戒謹以爲祈天永命之基 答曰深嘉卿等愛君  
之誠劄辭無非嘉言至論予雖不敏當惕念採施

○六月辭遞○兼知義禁○八月以守貳師入藩

陽

時西出之役人皆規避公適見鶴谷洪相洪相  
曰貳師當出可合者惟公與李公景曾而彼有

老親不知攸處公答曰貳師職尊且選非人人所  
可堪而以朋友之義言之則人有老親何忍遠送

洪公欣然稱善辭陞也 上引見諭以簡拔之意仍勗善

導公感激而行沿路州邑各有贖物而一切却之  
到藩之日首陳此時學問尤不可不勉宜亟開書  
筵逐日毋廢晨夕宴息之際兼講近思錄仍言此  
中不可處以常例乞勿拘職秩與賓客迭進侍講  
世子皆從之日用之間隨事切諫多所規益雖遇難  
處之端至誠懇惻未嘗少懈 世子亦敬禮之不  
衰嘗密進諫書極論闕失講院欲遵例錄留而公  
不欲宣露遂去原本只示其槩○清人憚於餽牽  
使在質諸人自耕而食且督農丁之調入公極言  
國力之凋弊事理之不可屢折其辯則又以危言

怵之公毅然曰吾受重任而來苟便於國敢顧一身清人亦不敢脅如物產之徵求俘虜之刷還詰責多端催督日急公一面馳聞一面曉諭得以縹緲者甚多不惟公之處變得宜蓋由彼之敬服有素也○十二月與清陰金公朴公潢曹公漢英出住灣上時諸公久被幽辱禍殆不測人皆惴惴無以爲計公入藩三日卽以百計善圖必令生還之意密陳於春宮答曰吾亦有意而不知所出貳師之言及此當爲之盡力仍敕密密相議雖同館勿令知之自是舌官徐尚賢承言俞好善徃復于

胡將用事者數人間以珍貨遺之其去來輒謀於公而多在晨夜館中諸公莫知所以一日虜主招世子曰聞金某病甚何以處之世子善辭應之卽許放還而令貳師領出蓋諸公之卒得無他皆公之力而他日未嘗一語及此故人無知者

十五年**壬午**公年四十八歲○三月自灣上還入瀋中○夏還朝○七月復入○八月以查事東出九月還入瀋中先是有漢船來泊宣川方伯鄭公太和便宜解送至是清人覺之使本國查問于道臣及沿邊守令而必令大官出告于國王公承

世子令東出而廟堂勿令入京留以同查公不敢  
東馳聞實狀廟堂猶疑其規避執不許公還到宣  
川令兵使及宣鐵兩守對簿事未完備局只罷監  
司沈演及兵使金應海促令公還報文移累下公  
不得已還入清人怒復欲廣致邊將邊守於潘中  
公極力辨明事得已只令宣川府使入又謂公欲  
自擔當中途徑返胡將龍骨大皮牌博等數與講  
院之官來詰公恐辱及朝廷真若擅自徑返者然  
虜主乃謂不傳朕命不見 國王而還其罪當死  
鎖之東館薪水不通累日出送鳳凰城令與諸人

一處拘幽時 世子以查事已與清將出住鳳城也公追到欲謁則使不得通危辱誅喝無所不至公處之晏如時大臣諸宰及三司之官被拘者甚多事機日危各有所捐以圖緩禍同席爲公危之肘而言曰公亦宜循例公曰雖被誅喝必不至死况宮師用金自我開路决不可爲冷山北海固所甘心言者曰公誠確矣後必有患後仍出灣上諸公盡還而公獨被拘最久○十二月蒙放東還彼令永不調用入京後陳疏請屏 上有繾綣歎惜之教仍命雖退有懷輒陳

十六年癸未公年四十九歲○三月省姊氏朴承旨

知

夫人之病於牙山仍遭喪六月會葬于清州○

拜右叅贊轉左兼知經筵春秋備局有司堂上

都摠管等任辭不許

十七年甲申公年五十歲○四月右相白江李公入

瀋彼以錮廢諸臣不待許用徑自收叙拘幽不送

公以此陳疏乞罷兼論時事優批嘉納再疏只

遞備局摠府○五月旱承命禱太廟得雨賜

馬久有眼患強疾將事由是添劇連上三疏得遞

本兼諸任○九月庭試主司取李慶億等七人○

別試殿試主司

時主文有故  
公連掌試事

取崔後賢等十九人

○拜知春秋同大提學李植判書李明漢改修

宣廟實錄公又引被錮事辭之

特令完局○差

巡將○十二月拜知中樞

**乙酉**

仁祖純孝大王  
二十三年

公年五十一歲○去冬

世子

以本朝乏人請用被錮諸臣春清使來始許甄叙

○拜大憲○早上劄請審冤獄○四月拜吏曹判

書兼都摠管

昭顯世子卒朝臣議所服未央公

與護軍李植大司憲李蔡上疏請百官白袍烏帽

卒哭而除以應齊衰三月之制

從之○六月



上命會大臣六卿三司教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欲  
於兩大君中擇定世子公以國有長君固為社稷  
之福無易樹子亦是古訓為對○承 命監董

世子冊封都監○承

命撰進

世子教命文

有兄

弟之子猶子益篤人倫父母之心  
為心永保天命之句人皆傳誦

○公前後處銓

務盡公正痛戒僥濫尤以引進善類甄拔淹滯為  
急與佐貳郎僚會坐文蔭武之才績已著者各舉  
所知錄為公簿每於諸曹庶司州邑字牧之缺取  
以注擬用盡則復如之故無臨政苟充之譏絕指  
窠奔競之習由是內外崇庫各稱其職又每逢中

外人士輒訪問人才隨聞劄錄作一冊子目曰人  
俗文學行誼武才吏能悉分門類以次調用至於  
巖穴遺逸之士尤斤斤致意如宋浚吉權認李惟  
恭諸人皆錄在上面而以前叅奉宋時烈爲之首  
數公之始通顯路實在公秉銓時也○公常謂今  
日痼弊最在黨論立朝論事與人交游尤以自戒  
東西南北之稱未嘗一發於口其當銓地痛祛偏  
係絕無左右之意故通塞注擬之際下僚亦不敢  
以形色爲言國人同辭稱公無敢有指議者時有四  
句詩揭于闕門者蓋歷言前後兩銓不公之累落  
句有曰白軒清華可堪滌延陽李公嘗於公朝誦

而傳之云

○九月進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

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

世子傳○有

雷變與領議政金瑬聯疏乞蒙策免以應故事○

十月雷電再作公上劄

見集中

乞免仍極陳修德弭

災之方其略以一部大學體驗篤行以一部大典  
修舉廢墜數引公卿郎吏詢以得失察其賢邪禮  
招金集宋浚言宋時烈於胄筵引用俞伯魯洪茂  
績崔蘊許厚於言地勿拘科目擢用賢能綜核名  
實必取廉謹三南闔帥亦擇清忠有志者且言聖  
帝明王必以箴銘自警訓戒風下故上下交修而

邦國治平請書湯盤武席等古箴戒之辭又書周禮十二荒政劉向六正六邪漢書刺史廉察六條文揭諸左右以寓省察仍令並揭于內外省署郡邑廳壁使出入省覽仍書諸條文字於劄尾以進優批嘉納並賜施行殿內所揭者令玉堂官卽爲書入○別試殿試承命讀卷取權悟等十五人○推恩贈先考同知中樞府事府君爲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世子師先妣貞夫人高氏爲貞敬夫人

丙戌

二十四年

公年五十二歲○去秋失稔中外開賑廟

議專以賑政屬公公與有司李時昉趙錫胤同心  
區畫多所濟活其所措置悉本於周禮荒政及春  
賑畢尚多餘穀分給畿邑以添糶糶京中別設一  
局隨時積著以備水旱常平廳之立實始於此○  
二月姜獄起公與諸大臣連章爭論引唐承乾事  
乞加善處 天怒震疊嚴批屢降至舉公及李相  
敬輿而謂曰二人吾嘗待之甚厚何乃負我至此  
李相以班首先起被竄公疏請同罰及姜文星等  
就鞫公又上疏

見集中

言無君謀上乃是大逆也大

逆是何等大獄而既無告者又非辭連而直以其  
妹所爲必無不知而鞫之乎此路一開後弊無窮  
安知誣陷之獄不因此繼起乎臣方有萬里行役  
而今見此獄之設恐重爲 聖德之累不暇計他  
敢此冒陳○三月以謝恩使赴燕在途再上辭疏  
遞相職拜領中樞○六月復 命○七月承 命  
薦文衡以李植鄭弘溟金埴應旨○九月重試承  
命讀卷取姜栢年沈睿李行進鄭昌胄吳挺一洪  
命夏洪處亮金佐明等八人○十月又薦文衡以  
趙綱趙錫胤鄭弘溟應旨○乞暇省父母墓立石

賜由馬澆奠○庭試承 命讀卷取吳翮等七人

**丁亥**

二十五年

公年五十三歲○二月拜左議政兼 世

子傅四上疏辭 不許○四月旱與領右相聯疏

乞免○五月與領右相聯劄

見集中

首陳四方災異

之不以上聞者仍言通下情開言路恤良隱爲當

今急務請必行不已繼陳兩劄請亟行審理○七

月劄陳懷襄之慘甚於枯旱慰撫之政不容少緩

○病甚呈告 世子遣說書問疾○八月章十五

上 遣史官諭以勉從之意○拜領中樞

**戊子**

二十六年

公年五十四歲○五月拜左議政再辭不

許右相金公尚憲先帶 世子傳至是讓於公公

又上劄讓之○時 上春秋已高違豫時多講筵

久輟羣下不得以時進見公憂慮無所不至前後

章奏以引接咨詢為請者甚多至是乃採撫經史

中格語纂成一冊名曰燕閑要覽具劄投進

見集中

乞以燕處之際從容觀省尋繹體驗以替工誦誓

御之箴○八月底試承 命讀卷取李廷夔等九

人○十月入對極言災異可懼國事日非且曰近

來閭閻之間奢靡日甚此必宮中有此習而使外

人慕效也又曰館學首善之地而亂後勸課廢弛



宜別設司業益篤教養仍薦平壤人鮮于浹窮經  
篤行可堪此任又曰培養童蒙乃三代之法國都  
四方之本尤不可不勸勉成就請別擇教官令中  
外教以小學且刊其書令家置戶藏又請申明鄉  
約以正俗習又曰百隸怠職未有甚於今日宜不  
時召見各司之官詢其弊癘卽許變通外方大小  
官之拜辭亦必面諭申戒使不至一向委靡 上  
皆嘉納○公常慨然憂教弛俗偷屢以獎勵矯革  
爲言至是旣奉 聖旨退與僚相相議以爲若一  
依呂氏之約則或有不宣於今者撮其大綱先加

警告不孝不弟少陵長下陵上者及有孝弟之行  
者令京外糾督薦舉而內則禮曹檢飭漢城府主  
管外則觀察使檢飭守令主管又令修明洞契使  
各自糾檢而簡其條目俾人易喻以小學勸教子  
弟而略定其規知會中外令下識者躉之而鄙俗  
之輩或從而笑之奉行者甚少然其力於承宣者  
頗有實效京都及遐鄉絕塞徃徃有開悟於孝弟  
之道者或有不母其母而能迎養者或有兄弟相  
閱而能畏戢者

踰年公去位而此  
法遂廢識者恨之

○大司憲朴籓

言事忤旨斥補慶州公陳優容臺諫之意且曰人

君苟能廓然大公則罪罰輕重自合於道不宜過  
用聰明每以黨私疑之臣下仍言賢能布列則其  
國雖危可使扶持卽今巖穴之士如金集權認宋  
時烈宋浚吉李惟泰等常患難致然至誠勤懇招  
之不置豈有不來宜倣古者縣次續食之禮示以  
優待又曰幼學雖有材能仕路甚狹卽今湖南之  
金萬英嶺南之鄭道應皆以志學篤行爲一道之  
最宜收用獎勵又曰昔崔有源爲執義時臨海君  
鞍皮之踰制者奪取焚之間巷至今爲美談宋孝  
宗謂革弊當從宮禁始妃嬪珠玉之飾皆令脫去

今趙綱之忠直 殿下既知之誠聽其言去奢自  
宮禁先行法自貴近始紀綱安有不立者乎

**己丑**

二十七年

公年五十五歲

○二月入對言天變層疊

人心騷屑中外良生日以困悴而 上候違豫不

敢請對今日始瞻 天顏幸莫大焉宜如 祖宗

朝詢問二品以上故事使入侍臣僚上自 聖躬

闕遺宮家驕橫下至良瘼隨聞盡言 上又誠心

開納則敬天勤民不外此矣無法家拂士則國恒

亡天子有爭臣則不失天下雖在危亡容受直言

亦能轉危爲安前史班班皆可監也近日 聖上

頗欠容受尋常進言尚不見採宜自今優待諫官  
責以風采雖曾有妄言者勿留 聖懷則嘉言罔  
伏國可治矣如李敬輿洪茂績斷無他腸李應著  
沈膺言雖狂妄被罪旣久若加蕩滌人必感悅又  
曰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先王之道也今者宮掖貴  
近私占無度茫茫之海咫尺之土各有其主樵牧  
不得徃網罟不敢入民生失業寧不哀哉宜命憲  
府或遣御史一一廉察並皆革罷則殘氓庶有一  
分生意矣○三月別試殿試承 命讀卷取吳斗  
寅等十三人○四月庭試承 命讀卷取閔鼎重

等七人○時 王世孫新冊公言賢者之在朝雖若無所猷爲或置宮僚責以輔導或置臺閣咨訪治道則豈曰少補全集宋時烈宋浚吉宜以此時除授輔養之任以古帝王求賢之道致之安有不來者乎○五月 仁祖大王大漸公與公卿近臣入侍白 世子禁斷宮人之雜亂啼號以嚴正終之禮令注書預書扈衛二字臨復出授訓練大將初終易服及復襲等禮節一依五禮儀行之倉卒之際從容審慎一無違失焉○世子不忍嗣位欲行之於公除之後公率二品以上累啓見集勸進

又啓于中宮請加敦勸 世子不得已從之○

公既兼揔護使左相例兼又有院相之命公以一院

兩相不可領相方為院相且妨總護之任辭不許○領敦

寧金尚憲自郊外入臨既殯將歸公以為新服

之初事無大小須詢耆舊啓請勉留仍乞駟召前

叅議金集前持平宋時烈宋浚吉前諮議權認前

師傅李惟泰等皆從之○承命撰進 大行

大王行狀劉文哲批有高賜鞍馬○山陵退壙盖石

體大難運而禮無明據公引程子論昭陵疏及我

太宗命剖獻陵石槨事請以其石分而二之輦輦被

飾等物請依五禮儀勿用錦段以昭先王儉德  
○大司憲金集進喪禮古今異同論辨冊子命  
議大臣公亦上一冊辨其可行不可行之條節○  
六月公與諸大臣請對上以衰服臨見時上  
新宅恤秉禮甚固玉候愆和公欲進勸勉之辭語  
及大喪嗚咽不能成聲上見之不覺痛哭公  
亦失聲大哭侍臣皆哭既而公進曰臣良到此所  
侍者惟殿下身殿下上侍慈殿又有宗  
社臣良之寄殿下安得自輕其身乎幸加睿  
念以全聖孝則宗社臣良庶有依庇又曰明



宗大王卽位之初廷臣皆以冲年講學一日爲急  
卒哭前請開筵先正臣李彥迪陳劄以勤聖學敬  
大臣納諫諍等六條論列以此觀之古者雖在哀  
疚之中亦有時時引接講論之事臣故向於講院  
之問 世子開筵亦以當開答之矣又曰 先朝  
下教敬守道心者可謂萬世之訓 殿下克守是  
訓則正心誠意之功皆由是出本源清明則國家  
大小事皆在措置中何患不修然又必任賢以誠  
翁受其言則賢者皆將于于而來孰敢有遐心  
上曰尚賴諸臣匡救之德公曰 聖學高明聖心公

平正大則出治之道不外是矣中外人心泠然想望皆以爲大有爲之幾繼自今益加無倦以副臣民之望 上曰人心如此惟恐無以副也公曰人君之德固在於納諫知人尤難任賢使能俊傑在朝爲國之先務如金領敦寧當今老成著龜之臣也以至誠待之豈有不動得人宋浚吉等置之官鮮于浹授以司業湖南之崔蘊雖老可以召致嶺南之鄭道應亦宜以叅下宮僚召此皆臣所嘗薦達於 先朝者敢以復白 上並卽從之遣近侍敦勉金領敦寧使之造朝○長陵有異議大司

憲趙翼上劄援朱子山陵議狀請博訪改卜有

命集議公詣賓廳陳啓舉朱子所奏與今日有異

之狀以明其不可改卜之意浮議乃定當丁卯

許彬等疏遷陵之議大行朝議之難之者多  
誦公此啓為證上又親審陵所議遂寢 ○

八月進拜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

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世子師初自黜以首相

於成服後即欲論罪公言于朝曰討罪雖急先

朝倖臣晏駕數日遽即擊去亦所不忍諸議皆

然之至是臺章公上劄以為百責所萃首席尤難

而左議政金尚憲臣童年敬事之人大老達尊為

一代喬嶽今不敢抗顏居右再讓不許 ○ 既視

事引例遞摠護○反哭時城門橋梁等設祭五禮儀所無而有司襲謬磨鍊公請併釐革以正典禮

○天變屢見公入對請順良心以享天心 上曰

孰不欲順良享天未知其要所以難之公曰側身

修行乃其要也近日政令羣心頗洽至於山野殘

氓亦皆拭目更宜終始此心以副顛望世道日降

紀綱日紊若失此機終不可爲 上曰不才無識

卿宜匡救不逮使無大過公自陳才識蔑裂不足

當大任 上曰卿言如此寡躬將何所賴時左相

金尚憲論吏判沈諮事以致臺議多歧有侵逼金

公者 上欲罪之公曰臺閣之事雖極不美然此  
皆人才何可盡棄但 聖上苟能虚心澄省大明  
乎是非公私之分則穆穆之盛庶幾復見蕩蕩平  
平之道不外是矣校理金弘郁製進 大行大王  
輓詞有口緘臣罪大之語 上下嚴教公曰在易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  
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者非聖人之事宋時詩  
案真可戒也苟使弘郁有一毫譏刺之意則罪不  
容誅而聖人不億不逆使改而用之大善雖不用  
亦不當深罪仍曰詩云疊疊文王令聞不已又云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欲追文王之令聞不已綱紀  
四方當師文王之亶亶勉勉以自強而已 上皆

嘉納○前大司憲金集請急將歸公陳劄以爲一  
賢之去就所關甚大請溫諭留之且舉 宣廟朝  
優待先正臣成渾之事以請恩禮 上從之○十

月入對 上以天災爲憂公曰今日所畏不但天  
災綱常斁絕倫紀之變繼起最大可懼者然皆由  
教化之不明昔許稠勸 世宗以嚴上下之分

先朝亦勸課小學教以孝弟之道命鄭曄以副學兼  
大司成臣亦嘗薦金堉以兵曹叅判兼之皆所以

教育儒生責其成效而今皆廢閣上之勸課雖勤  
下無奉行之人可勝歎哉况當 新服無論大小  
盡心國事者陟之怠廢職業者黜之講究治道俾  
無良怨則天變人恠庶可弭矣仍自陳才不稱位  
乞蒙解免 上曰卿忠誠貫日予方爲恃何可退  
乎○公久有辭遜之意 因山旣畢累上長單  
溫諭繼降四疏之 批有曰卿若不出予將疇依  
昔諸葛亮有言曰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  
斯言可以爲法卿其念哉上不孤 先王下不棄  
寡昧○十二月出肅視事 命賜黃柑卽陳謝劄

仍舉○先朝優老之賜辭極悲懇 答以讀過疏  
辭深有感於予心不覺涕淚之迸瀉○右議政金  
堉請行大同左議政趙翼請變講經法改背講爲  
臨講 上於筵中問兩事便否公對曰大同之法  
在○先朝與老大諸臣欲行而竟不行必有深思  
而然也凡法之變改必使舉國民心洽然無異辭  
然後行之無弊今宜先試於湖西一路驗其便否  
乃可均之八方講經之法意非不好而若使考官  
皆如左相則可矣或主試者不得其人則安知反  
不如背講之爲愈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上亟稱其善諭以講法決不可改公仍言朝廷如人之元氣充壯則百體從令若公道不行綱紀不立則雖有良法徒益其弊未見實效又言憲府政院實爲百司之綱紀糾撿之責都在於此而今則憲府開坐尤甚稀罕政院凡事都不省了憲府大小官皆以有風力者除之承旨亦用宣廟時久任之規十朔之內不許遞易使百司之官各勤其職則爲治不難矣上皆然之○上劄以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爲說見集中其目曰修德當從納諫始革弊當從宮禁始保良當從蠲糴始省刑

當從王府始 優答之後數日入對論天災之孔  
棘曰天人一理天固不可知人情安樂無怨苦則  
天之示怒豈至斯乎民怨一分除則天怒一分消  
矣夫天心悅豫三代猶難一蹴便到聖猶不能第  
不自滿暇積以歲月則光格之效自可致矣 上  
嘉納仍逐舉劄中條陳詢問公推演其義以對之  
上又反覆商量皆卽採納又教曰卿劄所謂修德當  
從納諫始者豈非至論近因災異求言之誠非不  
至矣未見切實封事者何也對曰至誠求言可採  
採之不者亦宜優容不可以不概 聖心遽加摧

沮 上曰豈無此心恐予不能虛已聽納也頃者  
呂焯李回竇等言事過實故予示未安之意古語  
曰詭詭之聲色拒人千里之外豈或以此妨於言  
路耶予故深慮公曰 聖心之悔悟如此此心常  
存豈非盛德事又曰御史尤宜擇送所謂暗行者  
密密潛行廉察政令詳悉民情而今或不能匿跡  
勒加威脅或猝入官府務奪文書若以此論罪則  
爲守令者孰不犯科亦安得其實狀乎必須詳審  
去其太甚者可也又曰近來武臣之彈駁太甚昔  
臯陶伊尹舉於朝而不仁者遠雖在武弁豈無人

才臣曾在先朝請以南兵使李浣入爲承旨者亦此意也上稱善副提學閔應亨論事觸忤上厲聲應之公進曰應亨至誠愛君宜優容上爲之少霽

白軒先生集附錄卷之一

白軒先生集附錄卷之二

年譜中

**庚寅**

孝宗顯仁大王元年

公年五十六歲○二月出灣上迎

清使時查勅六輩並出初八日義州府尹平安監  
司狀聞上卽引諸臣謂曰夜見其狀達曉不寐  
將何處之公曰以查爲名似是恐喝而大官並出  
所關必重查問之舉安保必無至於文字接待之  
間必多疑怒者此亦臣之罪也忝居首相意謂人  
臣義無私交不能賂悅其心故觸事生怒矣左右  
曰此事難以口舌爭也難以貨賂解也公曰今其

所幹雖未知某事臣受國厚恩敢不以身自當  
上曰卿自當得以無事則幸矣如或轉輾有所難言  
奈何公曰事機固不可預料第欲自當以觀畢竟  
國家因以無事則微臣一身何足惜乎仍言儼接  
難其人而元斗杓與彼不魯相失宜起廢爲遠接  
使從之時孝廟新卽位慨然勵志頗有密勿  
之猷而語或宣洩致彼疑怒國人固已憂之客聲  
至或云大兵將至不免被髮之辱或云清陰諸老  
將有不測之禍朝野洶洶危懼益甚翌日公請對  
曰今事端莫測人心靡定第願馳往灣上以察事

機 上曰卿夙夜勤勞身亦病何以遠行公曰讀  
古人書平日所自勉者在於夷險以之且拜且請  
辭甚激切 上曰卿誠意如此不覺感淚自零卿  
若遠出在此誰當酬應公曰自 上當有裁處僚  
相在焉寧不與備局諸臣議處乎左相趙翼所陳請  
起李敬輿同議者甚好宜急召致鄭太和有計慮  
雖在草土備局往詢則豈不陳其所見 上曰善  
卽退陳劄乞速枚卜無曠鼎席時金公壻是日拜  
纔遜右揆  
辭西出 賜豹皮椒苳臘劑 東宮亦賜藥物既  
行 上語諸臣曰領相之行誠幸誠幸又因西行

內官勞問公到灣數日清使東渡而自到鳳城益肆咆喝及聞公來喜形于色曰初有所思見官禮亦不欲行今領相遠來故令如儀云禮訖公具由先聞即東歸是行也人多危之及逢虜使彼為之加禮不交一言而歸人情賴而少安 上喜甚復

命日命李相敬輿趙相翼預會賓廳以待公入即

引見商議仍賜柑公平日素多疾病及是二旬之內晨夜馳三千餘里痔痢並苦

而不暇自恤時有憂憤之懷見於吟咏其夜渡清川詩曰半衣直將忠信涉此心惟有鬼神知聞者

傳○三月圍籬安置于義州白馬山城初六日公

承 命出迎清使于弘濟院七日清使入京傳敕



二道一則九王私書求婚者一則所謂皇敕而噴  
我以挾倭恐喝者也蓋仁廟末年自點爲首相  
鄭公太和爲右相趙公翼李公時白元公斗杓在  
備局東萊府使盧協慶尚監司李曼狀啓有倭情  
叵測之語右相使燕時請修繕城池甲兵至是彼  
積疑於我執此生釁威脅朝廷欲甘心主事之臣  
公在灣時譯官李馨長密傳此事於公且曰當之  
者禍必不測宜引釜山小譯公毅然曰彼雖微品  
渠實不與何忍擠人於死以規自活死生命也蓋  
公已決身殉之志自復命之夕宿留朝堂日與諸

宰出入前席密講辨對之策

時李公時昉以謝恩使在燕密付李譯令

以當初南啓中辭意別構一牒以為應變之資備局奉旨夜招曼協使署之曼則初署於騰本復乃

要見舊本與新署者揜取不出累索始還日印跡不同協則稱曾無此等狀聞及示備局所藏元本

乃語 八日清使令公卿兩司會于南別宮公與右

議政趙翼吏判李時白工判元斗杓禮判吳竣兵

判韓興一刑判尹履之戶判李基祚大司憲南銑

大司諫鄭維城同入彼令列立庭中初言皇帝及

攝王致祭不為謝攝王處無文書不稱號之事次

言弔祭時不哭事而語輒歸責 上躬咆哮轉甚

公隨事對之曰皆吾之錯吾 王不知也又問作

表者誰趙公綱以其時大提學被詰而入問曰表

文誰所為趙公答以廟堂指揮表文本廟堂令承文院撰出趙公以

職在文公曰此非廟堂指揮也吾今為首相事有衡當之

未盡皆吾之責彼不答窮詰趙公使之議罪最後

乃言倭情事招問李曼盧協曰前日國王奏文

中稱倭情叵測有何可疑爾為邊將可詳言之協

曰倭無叵測之狀吾在官九朔初無狀聞之舉傍

人略舉當時事狀證之始曰似有疑端矣曼曰吾

為道臣以邊將所申轉聞而已清人大怒曰然則

爾國皆與倭反矣何敢欺謾公徐曰倭情誠有可

疑此輩恇恇失對耳清人厲聲曰奏文措語誰爲  
之必國王之爲也公曰吾實爲之豈有斷自  
宸衷之理乎鄭命壽問曰公果獨爲耶公不忍推  
援累問而答之如初命壽高聲曰此中同叅者幾  
人領相果獨爲而餘皆不與耶皆默然獨李公基  
祚應之曰此豈首相獨爲吾輩亦皆與焉清人叱  
退趙公及曼協獨留公責之曰爾今欺罔大國當  
得何罪俄令出去是日禍在呼吸家人已以凶具  
待館門外滿庭諸臣咸惴惴無人色公獨神思整  
暇應對從容無一毫危懼之色觀者莫不洒然清

人亦目以私語曰東國獨有一人耳旣罷 上引  
諸臣議二臣事仍曰領相爲國自當之誠固不可  
言李基祚初不與焉獨能開口可謂有光矣諸公  
頗有愧色公胥命金吾陳劄略曰臣不能消患於  
未然又未回互於臨詰自陷大戾臣當誰咎不負  
初心卽臣素計願下司敗卽令議律毋致國事轉  
輾難處亦臣所以少答 聖恩也但自此再覩  
清光其可得乎此則誠不勝於悒而亦有命焉任  
之而已惟 聖明追記前日之言用人聽言益盡  
誠意期臻治泰死日生年受賜多矣 答曰卿不

避患難以身自當忠正之心可質神明孰不感動  
卿其安心勿慮是夜命以千金與鄭譯翌日

駕幸南宮彼曰趙綱有表文之失李某有欺罔之  
罪皆當置之極刑上爲之救解反覆懇切至於  
數四則始言歸稟皇上當更有敕令姑許白馬安  
置嚴加柙棘蓋以當其往來之路也十日公徃省  
先墓而歸上遣掖庭人賜手札曰寡昧不能爲  
國致有今日予極痛歎焉關河杳杳戀思雖切天  
道昭昭相見有日卿須自愛劄辭予當體念焉仍  
賜豹皮臘藥東宮亦遣人賜藥物十一日出國

門而止十三日行過慕華館望 闕拜辭三十日

到配○朝廷選宗室錦林君女號義順公主以侍  
姬十二人資送于九王元斗杓申翊全爲護行使  
仍圖緩公事旣到九王初則色喜他日罷獵而歸  
詰責使臣曰歸告 國王將二臣置極刑不然爾  
任其責 上大驚憂亟欲曲爲之地以右議政李  
時白爲陳奏使將發或云不從彼言必有干戈之  
禍或言曼協可誅而亦有救之者議久未定會  
上弟麟坪大君自使北還言臣以新服之初不忍殘  
先朝大臣爲言而幸無咆哮 上喜甚秋清使又至

上爲之丐命光懇亦無激惱於是 上度發重使懇  
乞庶保無他麟坪東還未數月卽以代延陽李基  
祚鄭知和爲貳勗以必圖曲全○七月 命撤圍  
籬○八月 遣掖庭人賜問○閏十一月 教曰  
白馬兩臣久處羈繫當此嚴冬寒苦必倍令本道  
優給食物予非一日忘之煩於聽聞未果備局其  
書通于監司監司奉旨致米粟豆麴鮮雉菟鱸筆  
墨等物○十二月陳奏使馳聞清人初欲致二臣  
及曼協更查於衙門臣等以 主上不忍加罪之  
意縷縷陳乞則始許二臣放釋而永不調用歸之



田里曼協直告大國真正直之臣何故被竄使之  
收用且言李敬輿曾無叙用之令而方爲首相擔  
當伸寬之事亦永不調用云時李公代公當軸辨  
公事甚力故有此  
上聞公得釋甚喜及使臣復命賜田僮

**辛卯**

年二

公年五十七歲○正月

上遣掖庭人書示

下教曰白馬兩臣好在耶北京之竒幸莫大焉喜  
不可言仍賜黃柑○二十九日東還○白馬城卽  
我國之絕塞也地又危峻荒寒寒暑風霧尤不可  
堪北耗益急危禍日迫家人號泣親舊代怖而公  
晏然如履安地終無怨悔日讀經史晨夜孜孜深

用力於明夷艱貞之功著自警詩及自警主一等  
箴以資省察傍邑士子來學者甚衆皆隨才提誨  
不以椎鈍而少倦時與趙公詩酒相酬或杖屨逍  
遙於層峰邃壑之間以爲娛國人益高仰之中外  
士夫雖絕遠之地莫不專价起居及歸沿路嗔咽  
爭願一瞻儀容○二月到城外陳疏告還 上遣  
翰林李端相傳批曰曩者邦運艱危事屬不測日  
夜焦慮默禱于天幸賴 先王垂佑之靈以有今  
日寡昧之喜幸固已難量而其爲國家之福可勝  
言哉卿其善攝調養以慰予懷過一日承旨李一

相微通 聖旨入謁前席 命近前勞問甚至公

感激嗚咽徐陳西土良瘼及沿路聞見並即 嘉

納仍賜黃柑○四月 命賜月俸辭不許○公既

東還優游私第日以書籍畢研自娛顧自以危蹤

不可常處輦轂多以江郊為歸自是如有客使輒先屏居郊扉以為

常暇日從匹馬單僕與子姪知舊婆娑觴咏於湖

山林壑之中蕭然有出塵之想○九月作高城湯

泉之行 命乘傳辭不獲仍遊金剛及濱海諸郡

○十月還聞臺官趙錫胤俞撤李慶億等言事獲

譴上疏先陳東路良瘼且曰臣今從外來聞諸道

路此何等處置此何等氣像朝綱之肅國事之理  
惟在人主之舉措得宜嚴急督責決非治世之象  
惟怒難制從古聖賢之所戒堯舜一堂尚有吁咈  
漢唐君臣猶相可否莫敢矯其非者乃衛國之所  
以日非也羣臣輯睦敵不敢窺上下相阻終底滅  
亡今者祔制纔過慶典稠疊三宮萬福昔疾今  
愈正宜益加修德大布和氣以迓天休以奉慈  
顏何紛紛如此使人人沮喪景像愁慘哉臣於壬  
午冬返自灣上陳疏屏退先王勉之以有懷輒  
陳今臣若不以事先王者事殿下天地神人

必有陰責

**壬辰**

三年

公年五十八歲○三月出廣州板橋村與韓

知事明勗諸人修洞契

公五代祖板橋西而宗孫流落不能

新宗君墓在

守護公徃來展省為置守塚奴僕今與隣洞士夫修襖要以顧護其規模約條皆公所命也

○

時有擅離配者

上欲致之死公獻議以為罪不

至死有嚴教公陳疏

見集中

仍極陳尚德不尚刑之

道 答以戒誨之語無非忠赤之誠良用感歎○

八月大臣言公久無職名體面不可遂拜領敦寧

府事公再疏辭之 答曰君臣之間貴相知心予

姑勉副

**癸巳**

年四公年五十九歲○正月因災求言公上劄

見集

中大意懋心學恤刑罰納諫諍察箴警久職任敦  
風教慎銓選擇師儒簡宮僚舉人才謹吉蠲寬逋  
欠任良吏修舊章戒侈習絕刀鐙之說 批曰劄  
本之進已多日矣每常觀覽亶亶不知其厭也是  
知忠赤之言出於肺腑敢不服膺惟卿母以身居  
散地爲辭連進疏章勤攻過失豈不幸甚條陳無  
非至論嘉猷當令廟堂密議分付諸司申勅中外  
焉○特命拜領中樞府事疏辭 不許○有 旨  
薦不畏強禦可以直諫者公以權認許厚應 命

○因災異有親耕之議公對曰為良方飢勸使

力本意甚善矣以臣愚見猶非第一件事也仍極

陳應天以實之道○七月有旨薦智勇以龍川

人張遴豐德人高尚屹善山人許應祥應命○

八月上謁聖承命讀卷取閔周冕等七人○

十一月別試殿試承命讀卷取金震標等十五

人金公對策有語及先朝之辭  
公讀之流涕左右莫不感動

**甲午**年五公年六十歲○歲首上劄見集首以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三語為獻仍陳克已致知推孝施

仁尚儉去侈等說翌日命引見教曰昨劄非但

出於至誠無非切實之語心甚感激批答不可草  
草故今茲命招矣又曰至誠勸誡非不多矣寡昧  
不敏恐不得一一遵行而於心感激烏得無乎公  
起謝虛受之恩仍言自古堯舜之世必有都兪  
吁咈之美自上一向勵精則在廷諸臣苟有所  
懷疇敢不陳古詩云婁公不語宋公語治亂興亡  
皆由於斯上曰老成大臣若不盡言將何所恃  
事關寡躬者雖不敏予欲體念仍顧承旨逐條以  
教令卽舉行上又曰劄中言趙錫胤事而其人  
素有重望欲使彈壓北邊矣公曰遠人豈知聖



意乎以大司憲爲鍾城府使必以驚訝豈不妨言  
路而傷大度乎且其人有病塞土風霜若致撼傷  
寧不可惜 上不答時掌令徐元履上書言事大  
司憲趙錫胤論斥之 特令補外仍問承旨以外  
議如何朴長遠亦右錫胤於是 震怒亦遠謫公  
旣並及於劄是日又請釋長遠未蒙 開納退陳  
一劄引裴度論劉禹錫事請釋長遠使歸見病母  
○三月扈 親閱於鷺江時校理南龍翼疏陳親  
閱之弊有 嚴旨正言俞瑒爭 命特遞承旨尹  
得說論瑒事就囚大諫閔應協爲得說爭之又

震怒令出去召判義禁命加械得說公進言待臺  
臣不宜如此大失和平國事罔極 上爲之霽威

復召應協○六月有水災應

言進劄

見集中

請爲

學先於性偏處猛省又請戰士孤兒以時省錄西  
北武才廣加調用先良心而後軍器毋以末害本  
仍言侍女選入今不當有內司所供宜加蠲減停  
土木罷織錦以昭儉德 答曰懇懇忠言不魯少  
懈隨事規諫嘉悅之心實倍常品可不服膺體念  
焉自今凡所興作一切停止尚方織錦近無恒供  
之規而若有之亦令停罷他可施行者並令廟堂

議處焉○秋清人謂公住近京輦將有嘖言公上  
疏乞解職略曰臣智慮淺短自速大戾萬死一生  
都是天恩落羽枯鱗復蒙涵育懼深集木愧切  
伐檀茲者火色更起譙讓忽加濫紆非分之眷  
顧反貽不貲之憂辱臣於此際直欲無生臣之乞  
身宜已久矣便訣吾君有所不忍含意莫吐撫  
躬遲回今雖欲貪戀冒居有不可得也區區之慮  
豈直爲身上議大臣遂許解職仍給月俸公辭  
不許○九月陳疏南行省始祖廟于燕岐哭亡妹  
崔淑人墳於南原十月歸陳疏告還仍曰南民以

臣曾經大臣有陳弊瘼者受狀而來送于備局若  
令裁處窮民為幸湖南生齒繁盛而風教不興俗  
習益偷雖設提督徒歸文具教廸邑子糾正風俗  
宜責諸守令監司考其勤慢使無悠泛 批諭勤

摯許以議行賜香醞柚子○上方勵精為治而議

者頗垂意武備修械煮硝設營團束既不能泯迹

又多妨民十一月公因地震雷變陳劄見集中以為

民怨則天怒怨消則災消宜長慮却顧毋使防患

者反為招患之歸仍極陳宮闈戚畹之侈習 答

曰忠赤之誠不以外為意如是懇懇敬歎嘉悅

其有極乎予雖不敏可不體念○十二月清使且  
至譙讓益急 上命公及李公敬輿先避于外以  
示絕迹朝端又念公素乏田園無以爲歸令承旨  
洪重普諭意令往子哲英安峽任所公辭以不敢  
又遣史官申諭公感激承 命陳疏東出 上遣  
掖庭人以酒饌脍鱠送于興仁門外仍賜臘劑

**乙未**

年六

公年六十一歲○公既到安峽夫人繼至俱

享專城之養自以千載異數每臨杯筵輒感激涕  
泣歌詠 聖德勗子孫以盡忠報國二月公以久  
住殘邑爲弊移鐵原白嶽村○方伯以 朝旨時

有餉遺而必置諸傍邑轉致以送蓋爲事秘恐洩也○三月安峽縣宴一境耆老奉公臨觀縣監公朱衣獻舞盡歡終日邑人環觀傳爲盛事云○遊清平山昭陽江○下諭曰卿之遜荒已踰年矣予甚戀念目今客使已還事機亦緩卿其速返京輦以副予望四月入京拜疏告還仍言臣微分已極縱無逢怒宜在退伏卽今殘齡益頽餘日無多或京或鄉隨分閑住以畢微命是臣之願也 答曰覽卿疏章始知還京欣慰曷極追想昔年之別感懷實多夫復何言卿其明日入來以紓怒焉之懷

仍命月俸依前賜給翌日入侍 上迎謂曰曩日  
未知事機如何使元老大臣遽出遠鄉心甚缺然  
今幸還朝欣喜不已公感激起謝仍言嶺西民瘼  
語及日本事 上歎國小敵強受侮東西對曰無  
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殿下若戰兢自持戒存苞  
桑則自可無虞宜思遠大之圖益懋寬仁之政  
上曰卿言實非偶然敢不書紳仍賜酒從容公辭月  
俸仍曰國家今幸無事願作一閑人退處鄉曲不  
幸有變亦安敢偷安苟活乎 上曰昨見卿疏有  
或京或鄉等語若欲往來鄉廬則自當隨勢而爲

卿何可以一閑人自處乎宜在輦轂之下議國家

大政古之待賢亦有庖人繼肉廩人繼粟之事例

給月俸卿何辭為又命巨觥行酒至六日大臣宣

醞例止五酌而於情未洽茲以加侑遂盡歡而罷

○公酒戶最寬又能德將方盛年劇飲家人未嘗

見其及亂是日退歸始見其沉酣蓋公久侍龍潛

時瀋館 上素知公不為酒困故今有特侑云在公

瀋時 孝廟以鳳林大君在質嘗欲試公酒量酬

醉至無筭而公客儀終不愆度 上先就寢夜深

令侍人往覘起居狀歸報貳師方對燈讀書上

嗟歎良久翼日謂公曰公之酒德所不可及蓋是

夜公實卧誦杜律而來人從窓 ○七月旱應旨上

外只聞啞啞聲歸告如此云



劄中見集請從諫弗咈優禮臺臣言行必勤喜怒必

慎毋替緇衣之誠毋崇言利之臣敬大臣而尊國

體先德教而敬刑罰又言金弘郁之親戚不宜錮

優批皆許議處及有司覆奏皆請施行而允之

獨金弘郁事命推覆奏之官大司憲洪命夏應教

李端相面陳元老大臣之言宜敬不宜咈遂寢推

考之命○八月出留西湖晚休亭即五峰李下

交河仍謁紫雲書院舟遊臨湍赤壁等處○承

命與大提學蔡裕後議選湖堂人員所錄金壽恒

相洪歲李端相安後說蔡公舉一人戲曰不取此

來既以 上命就議不宜以  
色目為言蔡公瞿然推謝

**丙申**

七年

公年六十二歲○五月大諫俞撤言柳道三

事忤

旨受刑公夜聞其事涕泣曰此亡國之舉

也即達曉草疏

見集中

以上時

天怒方震人莫敢

言乃

答曰卿言至此予當體念繼有李相敬輿

金相墳之疏於是撤得減死定配○閏五月因旱

疏決公入侍議釋

王子澂瀟及

昭顯第三子

公又陳達減俞撤之罪又放二囚○七月浴湯泉

於廣州○十二月省五代祖墓於廣州

**丁酉**

八年

公年六十三歲○二月因星變上劄

見集中

陳

戒請寢 陵幸停築役嚴宮禁去奢侈蠲逋欠寬  
刷法平寃獄繼之以敬以存心以為應天之實

答曰卿之忠赤之誠不在家而有間予用嘉尚  
當此時煩不得一客使且至予當體念仍停 陵幸

○三月出晚休亭○五月旱應 旨陳劄見集略

曰願 殿下毋規規於近利勿拘拘於常規奮發  
大有為之志繼以無倦必以唐虞三代為期使明  
揚而野無遺賢懷保而澤及鰥寡蠲逋欠寬刷法  
平寃獄敦風教作戒貪戒暴戒慢等文誕告中外  
使有所儆 答曰卿以國之元老當上下憂遑之

日不敢曰在家不知有此勤懇之誠出於血忱敬  
歎不已予雖不敏可不服膺體念條陳事令廟堂  
議處焉○九月 宣廟實錄釐正告完設洗草宴  
于蕩春臺以公 先朝以知春秋與焉 命進叅  
禮罷翌日與摠裁官金堦以下詣 闕進謝箋○  
十二月入侍 詢以湖南大同便否公對曰先令  
有司筭其歲入量其物價然後定其可否 從之  
**戊戌**年五 公年六十四歲○二月進劄論進學待倭蠲  
征有曰心經一部孰非可法而所謂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不遠復無祗悔之訓益切於着工造次克

念持以悠久則其於懲窒遷改豈不沛然有裕哉  
又曰九經所謂厚往薄來者卽懷諸侯之中道也  
向在丙子若使朝臣不爲過中之議必不速危辱  
之禍矣傷虎之人聲色易變臣又老矣不無過慮  
竊恐今日朝廷於島差待之不得其中也彼之於  
我自以爲大相濟而我則曾無一言之謝徒責文  
字之微失不謝關白之好意不禮委來之差使之  
落莫而歸可謂得中乎又曰朱子修綱目特書田  
租之蠲此指常賦也常賦猶可輕而減之况此幣  
木及他百物之供皆是科外之重役昔日之所無

哉臣頃日登對得聞 聖教及於幣木之蠲心甚  
欣幸退而傾耳者久矣尚未有指揮之降良窮極  
矣織造始矣若不早賜明教恐未免緩於民事也  
答曰多少說話無非愛君憂國之至誠令人感動  
實非常品予雖不敏敢不體念歲幣事至今未有  
命令非有他故姑待湖南大同結末而以緩於民  
事爲慮卿言是也卽爲分付該曹矣他條件亦令  
廟堂議處○四月因 特教拜領中樞府事再疏  
辭之 答以茲事揣摩已熟三疏略曰臣曾以桐  
江一絲扶漢九鼎之語仰達古人高風非千載下

飽經危困者所敢仰希其萬一而只明人臣報答之道不但在於進而奔走退亦可以扶世道也如臣空疎庸陋者何可與議於此而歷落嶽峙鍾鳴漏盡而尚復蹙蹙行走爲一喪廉失耻之人則不亦羞朝廷之摺紳而來一代之唾鄙乎與其進而無益於公私孰若仍成屏伏置散隨分爲晚節自省之人而有或禪於士夫之風乎 上不許○六月入對首達喜怒過當仍及災異以爲在人主則喜怒刑賞在天則雨露風霆大本達道失其中和乖氣便應願加工夫常自猛省又達西北風俗鄙

夷或生子不舉自賣其妻至有兄弟採蓼相殺者  
事甚愍惻在昔北兵使間差文臣江界滿浦亦時  
以名官差送今宜如此 上嗟歎令該曹舉行○

七月 上遣掖庭人賜問命撰麟坪大君神道碑

銘數日製進

遣大司諫吳挺一

麟坪  
婦兄

宣教曰盡

情善製實稱予情益不堪悲泣○十月入侍 上  
語及凶荒之餘教化解弛都下至有子殺母之變  
公首進躬率下之說仍請久任宗伯都憲責其成  
效令漢城府糾檢風俗方伯勉風教且選大司成  
司成獎勵首善之地童蒙必教以小學○上劄首



陳徹天災懋聖學之意又曰李祫之貸米賑民其志可嘉非可惡古有矯詔發倉者若在今日必不得容臣竊慨然南九萬以年少臺諫敢陳已見在所可尚而斥之太峻不亦爲拒人千里之歸乎又曰違道干譽之說臣昔啓達于先朝先王深以爲然嗚呼如昨日事也伏覩聖批中有違道干譽之教臣敢以此說聞又曰申明教化殿下無意則已今旣有意則豈上好下不趨哉明教須自首善始胄筵講廟旣責之賢士則何不使之時時討論於明倫堂上以聳章甫之觀聽哉如以非其

職為嫌贊善等職既創設於宮官則為太學設置  
兼祭酒之任恐無不可 答曰省劄具悉果是一

腔忠赤披覽再三不覺敬歎多少誠誨之語予雖

不敏可不體念○是月哭子婦淑人吳氏○十一

月移領敦寧○承 命撰進綾昌大君謚狀

**己亥**年十公年六十五歲○五月 孝廟昇遐議 慈

懿王大妃服制該曹引國制子朞之文或言當用

古禮為三年儒臣宋時烈等又引賈公彥四種之

說謂當服朞 王世子命議大臣公對曰臣雖不

曉古禮考之時王之制似當為朞年之服領議政

鄭太和意與公同於是左議政沈之源延陽府院  
君李時白完南府院君李厚源原平府院君元斗  
杓皆聯名獻議 從之○臺臣言羣臣當依古禮  
行經杖之制 命大臣議公以爲古禮之不復常  
所慨然而平日無事之時從容講定無所叅差則  
可也倉皇罔極之中卒然行之則未知果能均齊  
而無或舛差耶先正臣李滉之爲此議也朴淳以  
禮官難之己丑罔極之日故儒臣金集議此禮而  
金尚憲難之臣亦以難焉非以古禮爲不可恐有  
不齊之患也今公論又如此而 列聖已行之制

到此罔極倉皇之時遽爾議改未知如何此臣淺見所以無異於前也及啓殯言者又請追成衰服公再獻議引巳丑所陳喪禮辨說中追服於啓殯與朱子所遇之時及其所議本意不同之語反復陳辨又曰五禮儀皆稟世宗大王睿裁而定之歷數世成之以垂於後後之奏其樂行其禮者捨此於何取法然文爲制度之或有過不及者則因時制宜亦三代之法也臣於前後獻議以講定於無事之日行之於不幸之時爲言者意亦竊取乎朱子所謂使大義素定免至臨事紛錯者也若其

從容講定則惟在禮官儒臣之爲非臣所敢知也  
且引朱子答李繼善服已成而中改未安之說以  
明之○承命撰進大行大王行狀賜鞍馬

○承命叅訂寧陵誌左叅贊宋時烈製進  
上使承旨金壽恒就公

潤色宋疏言未啓之前私相徃復槩括已多云  
而更令就議公又一付標以上上多從之○

公受孝廟特達之知嗣服之初委任上相契合

日隆公又盡其所學殫誠竭力入而謀猷出而施

設上契宸衷下愜人心相得益章將以有爲而

遽遭庚寅之變上所以曲加救解者靡不用極

及東歸迫於強鄰不得復畀彌綸之責而禮遇倚

毗他相莫望焉雖屏迹朝端而頻令入對常稱以  
元老事無大小靡不咨詢公感激殊私不以處散  
爲嫌造膝之語引經據義幾諫明議必主於仁厚  
惻怛語及國計良憂或至流涕上輒爲之動容

若聞有 徹災求言之旨則必專精累日聯箋疊  
牘動至數千言又必以敬天愛民勤學好賢戒喜  
怒納諫諍崇節儉恤刑獄勤懇諄切知無不言言  
無不誠上皆虚心嘉納雖或有不概於心者亦

念其至誠無他多屈意從之十年之間君臣際遇

如一日焉

上居禁中語及公必稱白軒而不名云

○山陵新卜於水

原良舍多撤輿論不便又占於 健元陵內而  
上意堅定於水原衆不敢言公三上劄爭之略曰生  
有益於人者死不害於人是以欲擇不耕不食之  
地而葬焉仁人君子之心也凡犯五患之戒忽衆  
怨之叢必用不必用之地决非忠臣志士所以爲  
國家深長思也又曰 先王在天之靈亦必以托  
先陵爲喜而竊聞諸術人之議皆以爲此大明堂氣  
象山家之說本不可明悉而就其所論而觀之此  
地之不易得也審矣今舍 先陵內不易得之神  
穴反取於五患之必至衆怨之所萃則其不明於

天理人理甚矣安保其地理之必吉乎又曰水原之取於初者以其吉且近也如取其言且近則孰若健元陵內乎水原之毀良廬壞兵本雖曰不足恤古者君子之葬其君也毀一當路之室猶以爲難地理不敢知而下愜良心則上當天意理之必然者未有拂人心違天意而能善其後者也水原人皆謂不可健元陵內人皆謂可大臣重臣繼達而不納兩司臺官合啓而不聽水原之役不許少停嗣服之初自用如此則日後之憂有不可言至孝之情惟思擇吉而能審取舍則吉在其



中矣於是定用 健元陵內○上在疚違豫日久  
公憂念罔涯三上劄請從權制辭旨懇惻反復不  
已 上爲之勉從公又上劄以爲 殿下致哀也  
至誠承 慈教也至誠至誠之德著於四方以是  
心而臨一國夫豈有不化之民哉從權雖出於勉  
強凡所滋補之具或至節損則是不誠於遵教有  
慊於不欺願 聖明於臨深履薄之戒益加念茲  
又有所切願者嘗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  
說屢進於 先朝矣誠以 殿下之明睿涵養德  
性益篤問學慥慥乎大本達道必以致中和育萬

物爲志樹立內修之根基迂續景命於無窮則帝王大孝復何以加乎○六月鏡城判官洪汝河疏詆相臣李厚源目以誤國筵中諸臣請罪汝河公適後至以爲其言雖恠置之可也進言者固不可罪仍援古以達從之○九月北路告饑十月又有雷變再上劄初劄見集中陳戒初引朱子壬午封事請因天戒赫然大加儆動後引易之震敷演其義極陳勸戒之意且曰聖明新嗣如初日照臨有何疵類而天之戒告愈往愈甚其敢不益加警動而大有所修省乎警動無他敬而已矣修省無他

誠而已矣一敬足以敵千邪一誠足以退百僞于以正心邪不得以于于以應事僞不得以容以聖上濬哲文明之資於此焉慎思之篤行之繼以無倦譬猶孝子起敬嚴父回怒休和之福可期致於兢業之中矣至於今日急務保良爲先而弊政之最者紀綱不立風俗日偷刑訟不平侈恣漸甚不可不及此時加之意也且白骨徵布黃口充丁大行大王深用惻念特令廟堂裁處而未及完了言之至此益增摧隕今命備局講究速行則於先朝無失信之歎在今日有善繼之美矣○十二月

因雞變陳劄進戒且言八路大無民饑日甚有民  
 然後有兵有食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宜急發  
 江都儲峙米及戶兵曹封不動布以議賑活蠲役  
 減貢使萬目咸拭於繼述之政仍以詩之樂只君  
 子為民父母傳之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之說  
 仁孝兩朝拯濟之政反復開陳請毋牽於有司出納  
 之吝毋拘於流例之常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惟日不足以為億萬年無疆之休○賜貂皮  
 陳疏稱謝

庚子

顯宗彰孝大王元年

公年六十六歲○正月聞東民阻

飢進劄言與其失萬民之心寧捐數千石之穀監  
司朴長遠爲人忠信奉職愛民必以誠心宜除嶺  
東西稅米豆全數付與令及時救活且曰此乃右  
尹權諛之計臣敢爲殿下誦之冀補新服之仁  
政優批嘉納○二月將以俞命胤爲史職有司  
請遞其父副學榮兼春秋堂上之任公以爲朝廷  
處置動宜有倫新政之初建極爲大上劄見集言  
之答以卿辭實合於義卽令施行○有疾乞遞  
兼帶內醫奉常社稷都提調不許○五月慈  
候康復以藥房勞賜鞍馬上候康復又賜鞍

馬仍命子弟除職○將修孝廟實錄特拜公摺  
裁官兼領春秋辭不許○七月上候違豫因  
政院奏事失宜嚴教令輟起居之禮公以為忘  
怒諒察便可渙然醫方調病最戒嗔怒反復陳達  
教以都提調累啓宜更問安○工議李惟泰上疏  
請行五家統鄉約備局仍請行號牌公承詢陳  
劄見集中言教化不明鄉約必可行版籍多漏五家  
統亦可行而引故相臣李元翼之言明號牌之不  
可行且及祀典不謹松都等處尤宜勅勵之意○  
秋八路大侵上疏請急散貨蠲役節用緩刑且言

松都獄事別無現狀而留守南老星執疑構罪酷  
用刑杖蓋松都會有學宮之變儒生與賈人輩就  
獄南老星不無左右之意公知其寃有所陳辨至  
是又有花潭書院之變涉於前事南仍起大獄窮  
治儒生狀聞中語頗侵公○公旣上劄南大以恚  
怒遂誣公受松儒五百金或謂九百公聞而笑曰  
何不曰千已而果增至千南之親戚書問之則答  
以初無是說旣又對客輒說至送松人之瞽者托  
以賣卜歷干卿宰士庶益鼓其說有識者或至粹  
出於是士大夫咸恠公不自辨公不得已九月上

章待罪乞伏重典 答曰噫人心不淑景象不佳  
扇動之言未知何許而豈料無狀之浮言出於宰  
列之口加於元老之身乎累日靜思吁亦慘矣卿  
以寬洪德量何不思離婁章橫逆至而自反等語  
乎不必深思而爲嫌安心勿辭無傷事體以副至  
望仍教南老星殊極無狀姑先從重推考公益不  
自安出屏江郊上七疏

三首見  
集中

上輒遣近侍溫

諭備至十月玉堂官李敏迪洪柱三等上劄言老  
星敢以一朝之憤遂誣白首一節之元老而朝廷  
視爲薄管兩司終無一言國綱若在豈容如是體



貌一壞國隨以替憲府朴世模等又言士大夫雖  
在等夷尚不當加以不近之言老星誣以千金之  
說至使元老大臣不得自安世道寒心此可見矣  
請罷職不叙 上屢遣承旨諭以速視史事公乃

感激入謝

賜柑

南詣門自謝  
公待之如初

**辛丑**

二年

公年六十七歲○正月有

祔廟都監都提

調之 命再辭不許○三月聞彼中有微以公事  
爲言者公卽陳劄乞退曰使臣久已就散何憂乎  
嘖言設有嘖言何窘於答辭客塵之迫每屏江郊  
臣心如焚臣面發赤夜亦不敢息偃人臣報國其

道非一未忍便訣固性之常逢此百罹宜有以變  
再劄曰微誠未格教以安心公私無可憂俯仰無  
所忤不待安排心自安矣今臣魯陷習坎重增多  
口事漏語泄孔易非難後踵前迹不見可占先憂  
而憂憂不爲憂憂至而憂憂無及已且羞惡在人  
寔關四維徒爾戀恩不顧忘耻何若人有憂忤交  
集雖欲安心心安得安三劄只遞都監之任○四  
月因旱疏決公入侍右叅贊宋浚吉請移尹善道  
之配公繼陳宜納其言使年近之人免作窮荒之  
鬼旣而言路請還收公陳疏待罪○七月史事告

完 命設洗草宴時猶閔雨公上劄引周禮嘗禮  
春秋傳君不兼味之說請停之○掌令許穆疏請  
早定 國本以繫人心 命詢大臣公議曰 元  
子誕生之初告于 宗廟百僚進賀八路同慶設  
科取士舉國人心莫不欣戴卽是國本自定之日  
也領議政鄭太和亦從公議事乃寢

**壬寅**

三年

公年六十八歲○三月兼軍資都提調辭

不許○四月承 命禱于社稷得雨 賜廐馬○  
六月因大司成徐必遠疏陳疏乞退時執義崔攸  
之與選玉堂徐疏謂攸之因姻婭之力得選蓋以

崔是公妹婿之弟而發也公四上章

初疏見集中

以為

必遠有何憎疾故為攻臣臣鐘漏告盡犯止足之

戒久矣危蹤束帶已極苟且意外人言又復至此

此殆造物者警臣也乞蒙鑄罷俾得屏伏徐又誤

認公疏有辱已語上疏張皇公即疏陳本意之不

然者仍出江郊三章乞解職上屢遣近侍慰諭

俾入

徐公後乃自悟詣門推謝情分如故蓋追知公初無與其事云

○九月底試

承命讀卷取洪萬容等十三人

公初得申公翼相之文將置高

選諸考官皆欲絀之公曰此作不

○是月哭子平

市署令○承

命薦大提學以金壽恒俞棨吳竣

應旨

**癸卯**

四年

公年六十九歲○孝宗既祔廟

仁宗祧遷

永寧殿狹小不可容將有修改之舉上欲起左

右翼室並倣正殿公受都提調之任以爲如此便

是二宗廟也請對極論以爲聖祖建正殿以奉

四祖而遷祧主於左右翼室厥有意焉且皇朝之

制宗廟後立祧廟小於太廟以德祖當中懿僖

仁三祖及他祧主分坐東西而以東爲尊我國家

分奉翼室之制似取乎此祖宗定制不可變

上深然之仍教方農斫材爲弊命停之○時量畿甸

田結負無多則杖守令公上劄見集以為既低其  
 等又責多結是名為均田實為勒定又言守令之  
 杖有大不可者三

白軒先生集附錄卷之二

白軒先生集附錄卷之三

年譜下

**甲辰**

年五

公年七十歲○入耆老所○正月公上疏乞

退曰狗馬之齒已滿七十禮經明訓燦然可考國朝已事世所共傳人臣進退始終惟義君上使臣亦必以禮臣之知止此其時矣又曰臣外乏菟裘何處可歸得遂素願或京或鄉如先朝之爲則轂下江外有往來之便清渭終南非久離之所上諭以卿筋力雖老精神尚旺安心勿辭以副予意再疏批曰卿之心事予豈不知而然哉三則曰已

諭予意而卿辭至此實未曉卿意之所在後日登

對當面諭疏凡七上

並見集中

皆答以安心勿辭以

待面諭○二月入侍申陳宜退之懇上諭以非

不知卿意而當今元老只卿一人卿可留以鎮定

予心缺然卿豈退居仍詢于三公領相鄭太和左

相元斗杓右相洪命夏皆對以元老進退關係國

家不可輕許公聞上教懇切不覺流涕對以留

以鎮定誠不敢當而缺然之教不勝感動涕泣連

章仰瀆當不敢更爲○三月上將謁陵公上

劄

判府事鄭維城聯名

言燠寒愆候痘癘大熾當此之時



至尊之行遠涉原野至於經宿則其爲可危可懼孰  
甚於此吉凶悔吝生於動吉一而已其可忽乎再  
劄曰仰觀俯察變異層疊太白于晝淫雨于春僵  
栢復起雌雞化雄大川斷流烈風拔屋此皆大不  
祥大非常之變上天警告不翅諄諄不亦大可畏  
乎政宜益加修省兢兢業業起此少愈日新對越  
大臣儒臣數命進對講論經典咨訪治道此實當  
今急務必可行不可緩之事 陵寢之展情禮當  
然而行之今日決非其時 祖宗在天之靈所深  
望於 殿下者亦豈在於忽天戒輕聖躬而省謁

之禮是急哉此實輿人之所欲言而不敢言者將  
展誠禮已戒車駕聽臣等之諫爲之卽停則懼災  
修省慎疾從諫之道一舉而並得之矣以此奉

宗廟 慈殿孝孰大乎劄上數日 停幸○四月春

塘臺庭試承 命讀卷取閔著重等八人○六月

哭亡子後婦淑人俞氏○七月以全州等處地震

水災劄見集請 下哀痛之教令諸道條陳難支

之役劃卽減免且及朝著不端憲章盡墜之狀仍

請虛襟和色翁受敷施數親儒臣篤志典學 優

批○冬與諸大臣入對語及教化領議政鄭大

和以爲領府事某自未大拜有志於風教在相位頗有設施此事宜一委之某翌日禮曹判書以上命來議公與之商確頒布中外其規模節目蓋與已丑看詳者同○因災異二品以上引見公入對首陳諸臣所奏並賜採施仍請興平尉家二層閣亟命撤毀尚方織錦速令停輟釋內需司獄囚收用朴長遠並卽 允從○大王大妃 特賜紋錦繡枕 王大妃宣醞于禁庭又賜幣物蓋 重瞳積年愆和今始康復以公終始侍藥故也公爲之歌詠圖畫以侈恩典公前後帶藥院而 顯廟違

豫時多公夙宵焦憂無異親瘠症情相近者方餌  
得效者不論貴賤逢人輒問或貽書中外知舊靡  
不搜訪蓋至誠惓惓未嘗一刻弛也雖在望八之  
年起居之禮必赴雞鳴莫有先者

**乙巳**

年六

公年七十一歲○三月哭女趙淑人○公只

有一男一女而數年之內相繼夭逝重以子婦孫  
女喪慘洊仍情境切酷人所不可堪而克自理勝  
平居未嘗作戚容曰吾之腸肚如有一劍來割而  
亦如以一劍迎擊故能不至哀傷踰節云○秋

上幸溫泉公承命留都 駕還錫鞍馬命除子弟職

○庭試承 命讀卷取金萬重等十一人○十二

月有虹變公上劄中見集陳戒以謹禋祀得軍情滌

適欠蠲常賦旌節行勤教養痛革奢侈頻御經筵

為言 優批

**丙午**年七公年七十二歲○正月因陰虹求言公陳劄

中見集請以典學為修德之本克勤為導率之本節

儉為安民之本舍己為來善之本仍請奉 慈殿

浴泉之幸退以秋間○承 命謁 東宮故事非

三公見帶師傅者未得進見而 東宮雖在冲年

聞公名德思欲一見故 上特命進見曠世異數

也既謁略以誠敬之說告之○三月 上幸溫泉

公承 命留都有錫鞍馬官子弟之 命○四月

有眼患三疏乞解職 不許○七月水原府使俞

瑒以 上前失對 命刑推公上劄請宥 從之

**丁未**

年八

公年七十三歲○春朝廷有罰金之辱臺議

謂大臣委罪君父合啓請謹 上震怒臺臣李翮

趙聖輔等八人並遠竄公再上劄請還收皆報聞

○時臺議益激三公待罪 上命公代察備局事

務公劄辭曰今日廊廟空虛自 上正宜求安其

心而召還之其道匪他只在特還八竄之臣以止

臺啓之紛紜老耄如臣忽然代斷決知不可○陳  
懷請屏仍曰無論是非以言罪人非盛德事可者  
可之不可者不可是常道也納污藏疾何必稱其  
美哉惟其不可容而容之寔能容之自古諫臣黜  
則言路杜言路杜則國必亡目今暮春和煦之時  
淒風蕭索雪霜寒凜吁可異也宜察災異之孔酷  
節候之不若反顧修省以爲鎮定安靜之本則竄  
者放行者還在囚者在罷者皆入於蕩滌之中羣  
情胥悅大臣自安萬事妥帖國其庶幾 上慰諭  
不許○四月請對復陳諸竄事辭甚縷縷 教以

思處時吏郎洪萬容南二星以崔逸不擬承宣斥  
補郵官公明非其罪卽命還收○有溫幸公承  
命留都○行朝大臣又有以諸竄爲言者上教  
以領府事嘗有所達特命量移○公有感寒內  
殿遣醫饋藥上聞之令退家調攝公辭不敢○  
閏四月因旱審理公病未進叅陳劄請大加欽恤  
仍曰古者一孤臣痛哭五月飛霜今官以諫名而  
竄謫者幾人泣血追愆雖不敢怨天如有老親者  
則其愁鬱之情如何言雖過激腸則無他罪言官  
非聖世之事杜言路非國家之福况庶獄俱議之



時 聖念獨不及於量移之臣耶 答以卿辭至  
此予盍留念○旱益甚承 命禱 社稷得雨有  
恩典辭 不許○七月旱承 命禱于北郊得雨

**戊申**

年九

公年七十四歲○因虹變應

旨見集

以六

條爲戒曰聖學曰教化曰刑獄曰守令曰賦役曰  
奢侈 優批○命賜文紬二匹白紬六匹白米十  
五石黃豆五石優老 異恩也公上疏辭之仍言  
菜色方急請急發京倉豆五千石濟京外飢良○  
承 命薦文衡 上聞公病令在家薦望公辭以  
不敢詣待漏院以趙復陽李殷相朴長遠姜栢年

應 命遣掖庭人問疾賜駱粥○四月患泄方苦

有 命祈雨強疾禱于 社稷大雨 賜馬公上

疏辭 答曰日者滂沱萬品回蘇慰悅田疇曷有

其極今茲賜馬誠出表予之意何用辭爲翌日遣

掖庭人問疾賜搥鯁湯○七月以眼病脚病再疏

乞遞本兼諸任 不許○八月 上幸溫泉公承

命留都○十月因筵臣李奎齡建白 命依完平

府院君李元翼故事賜几杖公累疏辭之 答以

卿以元老大臣年過七旬優老之典實非偶然卿

其安心勿辭禮曹援例啓達仍設耆老宴公又三

上辭疏始得 許停遂以十一月二十七日有司

具禮致几杖于公第春部長貳三官及公孤六卿

如禮咸造 賜一等樂宣內外醞公感激 恩私

為之歌詠屬座上 和之蓋完相後五十年所未有

也 教書有曰司馬光一箇誠字可行終身李文靖

判書二星時以知製教製進行

**巳酉** 年十年 公年七十五歲 ○正月病甚乞解職 優批

不許 ○三月 上將有溫幸遣史官諭以卿老病

使他大臣留都有事則卿宜在家相議公對以不

敢遂進住 闕下 ○上劄 行朝言 沐浴過多

宜加慎審煥寒失序天災可畏宜早回鑾以慰

都民之望且言平昔朝端納履之色相繼今日

帳殿未聞有奔問之人抑有之而臣未之聞耶

君父有疾遠臨草次如非老病遠在有事故者其

在分義不當如此此係國綱義理臣甚憂焉抑又

思之古所謂詭詭之色拒人千里之外者今亦近

之耶此殿下所當惕念處也伏聞向者言官及

近臣連被譴罷其言論處事雖或過誤在殿下

優容不亦爲聖德之大乎答曰災異之作至於

近日極矣予心憂懼曷有極哉觀卿劄辭憂國之

誠溢於言表予甚感歎無以爲喻沐浴等事予當  
留念○因判府事宋時烈疏陳疏待罪初宋相名  
重一世公自在仁祖朝屢加尉薦每請召致宋  
與同春宋公亦因以爲宗其入洛輒以布衣草履  
儵然造門公必待以均敵以盡下士之禮及孝  
廟新服又首請招徠擬共國事公雖遇變屏居不  
克協濟契誼益厚如聞其辭退則輒陳疏請挽又  
必以私書勉留眷眷以追報之義責之宋亦各位  
旣崇而敬重尊尚之意每見於辭氣書牘之間至  
是遽上一疏至引孫覲事極意醜詆盖誤認公劄

納履等語指已而發也公見之矍然不欲相較乃  
陳疏曰臣閉眼昏仆中伏聞判府事宋時烈中途  
陳疏以臣妄陳之劄認爲論斥臣之本心斷無他  
意可質神明而無所愧也所恨者從前相識非泛  
然相與之比自以爲幸不料臣不能取信劄辭亦  
未明白以致如此臣甚愧怍且復自省而竊自訟  
也臣患眼不親書卷四年于此文字都忘而短劄  
所達之言不敢不審其所謂如非有事故老病遠  
在者其在分義不當如此云者果有所指斥宋判  
府事之言耶曾聞其哭天且有病患恐或未能卽

趨亦何必其終不來而徑先斥之乎設有可斥之  
 事君子之交交相勗而責之以義何忍背前日之  
 相好而有所峻斥乎臣心不然而不幸甚矣 上  
 慰諭之時宋以儒林領袖見推其所言議是非一  
 代士流莫敢難之而其疏一出舉世譁然雖出入  
 其門尊慕親密者莫不疑之同春公亦對公極以  
 駭歎云時李公端相與朴公世采之書有曰尤丈  
 以時議右軒相而謗當身至於春丈亦生  
大疑云可謂不幸之甚矣又曰徐欲貽書問  
 其陳疏之意云數月後李公病沒未及云 公立  
 朝五十年未嘗與人爭較及是只以一疏陳其本  
 意平居對子弟未嘗一舉其人長短○五月病甚

三上疏乞解職名只遞軍資都提調○六月出寓

東湖書堂 上聞之遣承旨諭旨勤懇必令入城

公陳情上劄 遣近侍更諭七月入城上劄告還

上遣近侍答以聞卿入來予甚喜悅俟疾病少間入

來開懷益加安心○九月辰省先考妣墓轉拜新

宗君墓仍哭亡子墳○往高陽展外祖父母墓○

時有 神德王后祔廟議公率百僚庭請閱月始

舉經典禮無前據事多妨礙儀度節目多從公議

**庚戌**

年十一

公年七十六歲○公與夫人俱大耋而無

恙正月十一日即合巹回甲也諸姪諸孫為之設



筵俗例重行共牢禮而公不許只令進壽鶴髮相  
對杯觴迭獻觀者豔歎蓋國朝以來以相臣經是  
宴者惟許稠沈喜壽二公暨公而已云○公曾以  
李殷相吳挺緯等雖有所犯不可終棄之意陳達  
至是金澄以發論臺官陳疏自列語頗侵公上劄  
乞解職 答以顛妄之言不足爲較○四月入侍  
議決罪囚時全羅監司金澄久在囚推中公言澄  
爲母壽酌罪在可恕及有刑推之 命又劄見集中  
言澄誠有過濫 聖度推仁矜其母而減其罪則  
何必刑然後知其罪哉○六月久雨請速行禳祭

中外獄囚益加疏決○八月以天變饑民上劄陳  
戒 答曰嗚呼災異之作式月斯生以至今日而  
極矣遑遑汲汲誠不知置身之所矣今觀卿劄卿  
之至誠老而彌篤予用興歎深感至意劄辭當佩  
服可以議處事令廟堂稟行○十月聞畿民大同  
米明春當捧者並徵於今秋上劄論之見集中○是  
年公連有疾病 上輒遣醫給藥如搥鮓駱粥橘  
柚之賜尤頻數不可記

**辛亥**

年十二

公年七十七歲○時游遭大侵八路飢饉

加以癘疫死亡日積公語及輒流涕雖方夏日長

不喫午餐曰人皆饑餓何心獨飽○病中聞掌令  
趙世煥言大臣事而被削黜上劄言世煥既在諫  
職其言雖妄置之可也○九月十四日得泄痢日  
就危篤二十四日曉易簀于聚賢洞第之正寢是  
日白氣一道起自寢屋之上橫亘于天良久乃滅

隣有士人夢車騎駢闐旂幡飄翻雲霓掩靄笙歌  
喧轟而公坐其中雍容自洞而出及覺聞公已卒

云有司治具歛殯如禮衣衾不用綺錦莫饋務從  
簡約實遵雅志也公既屏居或以幅巾深衣蕭然  
自適而語及後事則曰人或發身科目備經俗狀  
及死反加高士之服誠可笑也故謹以章服歛之

○自顯廟當宁公位望無右名德益崇中外望

之歸然倚以為重至於遐鄉婦孺不識其名而能

誦白軒國家以三朝元老待遇日隆公亦竭忠

殫忱期以事二聖者事之凡有所懷必吐乃已

不避譏怒上每察其至悃多曲意聽納其引年

求退也特賜面諭勤懇備至勉以鎮定朝著執義李端

相嘗疏言今日經席之上未聞以五帝三王之

性情義理之辨反覆講說每以街談巷語瑣漫

褻之言雜陳於前臣竊為聖朝羞也即今朝廷經

術之士只有領府事李某一人而已而被錮彼中

者今已十餘年矣雖或出入筵席咨訪大事然不  
免隔一公案而朝廷視為不可更請之事置之相  
忘之地待元老之道不當若此巨愚竊以丙午以  
為日使臣之行方便請解似無不可云

來老病轉甚不能以時登對則國有大事輒遣  
重臣就第問議勞問絲絡錫賚便蕃倚毗尊禮當  
世無二及疾病太醫來守繼以內藥計聞震悼  
不已撤朝市如例吊祭賙賻皆從優典遣禮官諭  
祭曰於戲世有達尊德與齒爵兼茲三者罕于今  
昔惟卿德行得於天賦事親盡力敬兄猶父赤子  
之心大人無失或云澤堂嘗達于仁廟清修節  
儉始終如一接人以和辭氣溫溫忠厚款曲薄夫  
可敦愛君憂國一念如丹匡補闕遺周旋險艱持  
己以敬謹慎端莊本之經學發爲文章詞源浩浩

應酬不竭碑碣琬琰絲綸黼黻百僚儀刑瑞鳳祥  
麟一代誦慕孺子婦人惟卿爵位身所自致夙擢  
高科又魁重試臺省館閣靡不歷颺爲便親養乍  
出維揚秉筆天曹至掌銓衡賜暇書堂訖主文盟  
青宮侍講竟陟師傅黃閣論道乃宅端揆仁者必  
壽理亦不昧公卿之列耆英之會歷數年齒孰居  
其先比如靈光獨存巋然賜以几杖申以公讌薦  
紳歌詠瞻聆欽羨旣備三達奚缺五福爲世元老  
鎮我邦國祗恨暮境久處閑地綢繆之策逢怒於  
彼直辭自當舍命不渝逝矣邊城兩歲拘幽洎乎

釋還再紀泥廢卿名益高身益寧泰經濟不究時  
運之阨尚賴孤忠至老愈篤入告謨猷退陳箴規  
詢及大事若稽著龜纔聞微恙奄告長終天胡不  
遺以輔寡躬卿士庶民奔走咨嗟秦春輟相鄭巷  
不歌魂返箕尾業留縑箱在卿何憾惟予永傷卽  
遠有期替奠菲薄尚冀英靈歆此泂酌

李相公端夏時以知

製教製進行

○自卿大夫章甫之徒下至都下庶民出

而相吊入而哭甚哀門人及甥孫疎戚加麻者十  
餘人方鎮守宰無論知不知賻襚之儀極厚所領  
書院諸生皆操文致哀

諸生請為院長者道峰紫雲坡山景賢崧陽牛渚文

會宣德遼山石室凡十書院又有所講而今不能詳○十一月二十二日禮

葬于廣州治西樂生面先塋側壬坐丙向之原○

領議政鄭太和白 上曰李某家本甚貧想今饋

莫難繼宜有優恤 命祿俸限三年仍給大臣喪後給俸

此始○今 上庚申兵曹判書金錫胄領議政金壽

恒左議政閔鼎重言李某有勞國家素稱賢宰相

其後事宜別有軫恤之典 命以公之冢孫叅奉

羽成超授六品職俾奉香火

公容貌秀偉天資仁恕自然近道輔以學力子諒

豈弟恬靜清修平生無崖異之行矜飾之色忠厚



和順粹於面目人不見忿厲嚴猛之容而自不敢以狎進

自幼事親已有卓行爲宗黨所驚服者甚多而事遠不能詳其官已崇顯也議政公與夫人大耄無恙公雖異宮非甚病與公冗未嘗一日離側執事左右操箒應門如在童稚議政公又性嚴不以官高行篤而有少假公祇粟護侍罔或有逾周旋言笑無非至愛之所形家雖甚貧必有酒肉議政公所友善日復邀致必具杯盤而極力營辦不曾欠缺酣歌淋漓極其歡意閨庭之內喜氣融融一世

豔歎咸以爲質行無讓萬石家○親疾則夜不解  
帶藥必親嘗扶擁抑搔益篤誠謹廁踰之滌亦必  
手執○及遭憂哀戚之容人不忍見葬祭之節一  
遵家禮衰絰未嘗暫釋夫人不得見面夜寢亦不  
解衣至禫乃已雖蔬菜之屬稍有滋味輒不御哀  
慕之篤前後六載如一日毀甚幾滅石門公爲具  
菜羹自嘗而勸之亦卽勉承得以支持云○旣沒  
喪切切之哀老而不衰語及必泫然夢輒陪侍朔  
望叅拜入廟輒流涕子弟竊識視之終身未嘗不  
然祭祀之節誠慎備至不取豐侈必尚蠲潔每遇

珍味藏度以待凡百供祀之物無不預具以助宗  
姪主祀而殆無所辦焉諱日哀臨若在袒括必疏  
食水飲盡其月不赴宴樂宗姪奉祠宇之郡邑則  
忌日公必爲之設紙榜祭於家蓋取支子望墓爲  
壇之義也以爲生忌設祭先儒所非而平昔陪歡  
之日不忍虛過與石門公議定設行而輒自公家  
供具每展塋域失聲號慟不能自抑若值官閑或  
屏居則輒具酒羞匹馬趨奠或以公之初度設奠  
就哭此皆亡於禮者而發於至情不得自己也其  
遇壽辰終日愴然不許進觴年至五十常服素衣

蓋其至誠與孺子日無異也○鄉黨嘗舉石門公  
孝行以請旌閭諸議欲並舉公而時公方無恙故  
以公不可告遂不敢發云○奉先追遠極其誠意  
既爲大宗建祠屋具祭田晚年以最長房奉高祖  
祠版于家出入必告蠲潔將事無異祭禰從兄爲  
繼曾之宗而貧居海曲每當大小祀輒送祭需無  
細不備故宗家遇祭若無事焉又與族人建議出  
力營建祠屋以妥之既於五世祖墓置僕守塚頻  
數展掃始祖墓在南漢城外以時往省改築塋域  
○凡遇祀事澡浴致潔不以老病隆寒而或廢忌

祭亦前七日戒臨祭必申諭衆丈夫之助祭者曰  
各自內省其或不克謹潔卽無入子弟皆祗慎罔  
敢或懈雖婢使必加教飭俾各整潔先祀或未克  
躬則必聞雞而作盥濯整衣冠致敬一如承祭墓  
祀之未躬也亦必正坐肅俟視日蚤晏計其祀畢  
乃已至老爲常焉○生後石門公十八年自幼受  
學友恭兼至及孤露愛敬益篤事之如議政公家  
居隔城而一日不相見則思戀輒倍雖公退憊甚  
必徑造終夕間以杯酒相娛歡意藹如執事應對

一如童年

公在銓時石門公嘗屬以一故人公謝以公議未允石門公後復以爲言公謝

之如初石門公遽怒責退之公不敢歸仍以公服  
立于庭中以終日翼朝又如之適當開政而不敢  
赴石門公聞之始令上堂執手曰吾過矣然吾之  
不遺故舊爾之嚴於守公皆是也公爲都憲時有  
臺官言事失當公將處置石門公謂當置落科公  
以爲言者不可斥詣臺竟用已意石門公大怒公  
免冠請罪於中門外子弟欲設席不許終日病則  
坐蒙薦及石門公命入公猶持前見不撓  
晝夜扶護躬執藥物及歿哀戚已甚如喪父母見  
者謂春津之後所未有也仲兄早歿嫂老無嗣公  
事之如母衣食奉養之資躬自經紀時以壽辰令  
節迎致于家具饌進酒盡其歡愉迎送必下堂相  
對必闔門以致其敬孀居五十年便忘其窮獨焉  
○教子孫甚瀆只有一男愛憐甚至而義方甚嚴

雖至白首有時呵責不少貸訓諸孫必先授小學  
俾知事親敬長之道然後方及他書平居環侍在  
前或語及朝政得失人家長短輒厲聲叱之日以  
諄諄者惟教身修行之方而已是以閨門之內常  
斬斬如朝廷撫諸姪慈愛教督毫無異於已出以  
至女姪甥孫視之如一皆感其恩愛仰之一如父  
母人之見者不能辨焉○每誦范文正自祖先視  
之均是子孫之語敦睦親戚不間疎近撫恤教責  
亦無異子姓諸族又多貧窶無以爲生必爲之區  
畫周旋使得資活自俸祿之入以至微物小味有

得必分家無遺者

公孫正郎公嘗於父母喪畢後出會諸族適逢新鱸獨不下箸

怪問之曰未薦家廟皆驚曰是魚昨以族祖命分送吾輩各已薦之何為此言曰昨果有餉而祖父

先分之一家適無餘者及我親廟聞者莫不感歎聞其疾病則問訊相續

為謀醫藥昏喪則極力相助首先親蒞雖已年高

不魯或廢族人少後者必加峻責故一門化之

莫敢忽焉雖族孫女與婦之遭私喪者窮巷陋屋

莫不躬唁至朔望亦必致問不遺宗黨無不依仰

歸之如其家又與宗中遠族共修楔事作文以戒

之每以佳辰令節詩酒相驩以倣韋家花樹之會

○內兄之子貧不奉祭迎奉外祖祠版于家仍及



舅與內兄之主並供祀享極其豐潔至於外氏遠  
祖之祀亦皆經紀助奠忌必變食墳塋在於揚州  
主祀者零替不能守護爲之措畫修築時復展省  
於諸族姍誼甚至無異近戚其或窮困愚蒙不能  
自立則亦誘掖獎勵使各守業

立朝事君一於誠而無苟每以不欺君爲第一義

平居聞 上躬康健朝有美政則喜不能寐

及疾革語

已不可辨而見太醫 輒先問 上候如何 天災民飢 君德有闕則憂

形于色淚隨言下每誦羅豫章之言以自勗曰士  
大夫立朝當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

誤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

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於懦○尤以勤

謹為務趨朝未嘗後於人凡有封事必具朝服拜

送于庭批回亦必具服拜受

鄭相知和嘗曰吾久居政府郎吏奉傳大

臣疏批者多矣雖夜半方寢必整公服下堂而迎者獨見其公而已

如遇

動駕及

廟主移奉之時或處散或病甚不得陪扈則必出

伏庭下以致祗敬之意其有

宣賜雖微物必具

朝服拜受於庭俯伏而嘗如在

上前其可薦者

必以手撫之或嗅之訖輒裹送于宗家○每受

命承祭必預加澡浴清淨以齋凡係祀具無不親

檢申戒官屬必敬必誠其禱雨也尤致其慤孝廟時

公嘗與他大臣分禱于廟社上遣近侍檢察而於公則獨不及焉其見信於君父者如此

既祭歸家輒不解公服伏於庭中烈日下暴而不

少休必待雨下衣濕然後起蓋公禱未嘗不雨故

都良遇旱必言何不令某爺禱之聞公之禱又皆

言今日必雨云石門公嘗過公第適公禱雨而歸見其籍草伏於庭蹴起而戲日上

天安知下土之有李某乎公徐對曰惟以盡吾誠而已上穹降格非敢必也○公雅好

山水且堅休退之志庚寅以後雖處散班常思永

謝職名優游自適甲辰七疏罄竭底蘊而終未得

請面諭之後黽勉遲回每欲得間申請而上眷

日隆未忍告訣竟以官銜終常以爲恨

幼小時侍議政公側一日拜跪之際偶然失儀議政公怒責之今日誦小學自是熟讀深味用工真積平生律已必於是爲準及居憂博觀禮書及性理諸家文字尤致意於心經近思錄沉潛玩頤深有會焉而於論語得力尤多嘗以先儒說切於身心者劄爲小冊目曰矯警錄以資日間觀省蓋取伊川所謂矯輕警惰之意也常以不能專意學問爲恨旣老而近思錄一帙不離案上朱子大全節要等書尋常繙閱座側遍寫古人格言常目在之

甚愛表記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每誦以自警  
亦舉以詔子弟門人日必辨色而起夜久斯寢大  
寒晝不處埃大暑不移坐不袒裼終日儼然端坐  
非甚病未嘗靠倚偃臥七十年如一日焉

遲川崔公嘗薦

朝紳中學問士只舉

浦渚趙公及公數人耄老而步履不愆容儀莊肅

每廊廟會朝風範映人登降進止一循規矩百僚  
竦敬而儀刑焉○素養既厚應事有裕雖急遽倉  
皇之中常自持從容臨大事決大疑鑿鑿中窾未  
嘗少錯發言措事必傅古誼以至小節曲謹未嘗  
放過居家親戚知舊內外老幼候問起居日不下

累十雖在喪慘悲撓之辰賓客佯訊益復紛如至不可撥而莫不留心聽察一一酬答各有意義不以卑幼疎賤而忽之如遐方遠族舊識莫不籍記以時存餽未嘗或遺行過街路不由中道以避御路路逢旌間式而過之時過人家便旋必避其祠屋所向雖霑醉昏暮未嘗或忽如先壠所在地主來辭則必具公服迎送於中門其未及入台也到大臣家輒親檢刺紙以納之凡此在公固爲瓊節而亦衆人之所難能也○平生無玩好嗜欲晚年人有問之曰公亦有癖乎答曰人皆有癖或馬

或鷹或飲食器玩各有偏好而我則併無惟文字  
是所嗜好雖謂之癖可也然書籍筆硯亦取適用  
而已不求竒巧若聲色之欲最難克去然亦自殺  
用工夫能不至墮落坑塹時或酒席團圍把杯吟  
詩間以談謔風流溢發和氣襲人而鄙俚之言未  
嘗發口雍容之儀未嘗爽度且喜作歌詞凡憂喜  
悲樂多以發之每酒後放歌音調清亮見者皆歎  
其風度老而不衰也

論人必舉其長不舉其短聞人才美必加稱述欲  
其導達如忠臣孝子之行尤致惓惓必以旌褒風

厲建于朝看人文字只求大意未嘗抉摘句語  
徑加億逆○常有一夫不獲所之憂前後進言每  
以審克爲務其論囚獻讞必先曲意求活不得而  
後已常曰理獄不以公殃必及後如聞人有幽寃  
無論知與不知爲之惻然必欲伸暴而後已人或  
譏之而不恤○見人無貴賤先問其父母安否人  
有爲親營辦則惕然感動必極力以助立朝務持  
大體居家不問有無而至爲人謀事纖悉周密不  
遺毫釐尤篤於故舊病則診視醫藥歿則經紀喪  
葬恤其子孫無異親戚恒敦隣好凡有吊慶必先



躬造數以杯酒相會以盡其歡修明洞稷略倣鄉  
約之意作文弁其首至今洞中遵用不敢改聞人  
之喪雖情分稍疎必爲之不肉親密者則暮祥亦  
必變食下至僕隸之賤必軫其飢寒使無失所雖  
草木昆蟲之微不忍傷害

未嘗作果木割接之事  
曰植物雖微何可介其

劣而續以別種乎是以賢愚貴賤咸得其歡莫不心悅誠

服一世翕然稱之爲仁人君子云然於體貌等威  
之分截然嚴峻不少寬假規模法制之故確然固  
守不少撓奪

家素甚貧無一畝一指之資雖官尊祿厚皆歸恤

施之用故家每懸罄而處之晏如夫人家所遺有若干田僮而公初不知在於何處雖親舊之尋常

問遺稍多則輒以其半還之家中無珠玉錦繡之

飾雖昏嫁大禮一切從約人或笑其朴陋嘗於貞明公主

第設宴夫人被邀而赴在座婦人無貴賤皆用銀匙箸而夫人居首座視其箸則獨鍤也見者莫不

驚歎傳說服公以儉齊家○平生口不及財產之事身不着華

靡之服亦未嘗故着垢弊以示人案有兼味則輒

去之飲食雖菲薄未嘗揀擇亦未嘗以口體之奉

責及婢使人謂有王文正不問埃墨之風惟客至

必觴之而盤肴亦無異味焉○所居聚賢洞之第

公初旣固辭俞夫人宏大之意自後五十年間子孫長成不能容庇延賓客處郎吏皆闕其所而一土一木無所增飾旣無外廊門關之設至於垣墻崩頽無以屏蔽而處之晏如不肯修治常自諉性拙而盖不欲以事物經心也

於文章天才甚高聰記踰人而旣博綜經傳以爲本尤喜論語少日誦讀殆千遍如胡氏春秋用工亦深手劄繙閱不釋旁探史書及古今文章諸大家最好昌黎氏亦喜長公之豪逸而惟不喜異端書當世詞垣皆重漆園而公獨不肯讀曰聖賢書

中自有型範何必乃爾早從玄洲趙公纘韓受古  
文益多蓄厚積發爲詞源演涵滂沛左酬右應未  
嘗少滯嘗謂詩無韻致文無氣格如水母之無蝦  
故其爲文氣力雄渾光華絢爛詩亦活動穠豔皆  
自勒成一家言平生不作詭竒劍劃之辭操筆立  
就若不經意而一句一語無不從古文中來亦未  
嘗蹈襲前人軌轍雖簸弄豪放以極其變而必以  
實際語爲主其歸又未嘗不以道義名理爲準性  
喜讀書手未嘗釋卷年逾七袞而日課誦讀綱目  
等書周復不厭如杜律韓碑晚年所讀亦至累百

遍嘗曰一日不讀書日用簡牘亦覺窘澁年德旣高文章益重於世一時卿士碑誌之謁中外公私題記之屬盈箱溢篋名僧韻釋之持軸乞句者亦相踵門而次第應酬結撰揮灑未嘗少倦親知書牘或日至累十束雖赫蹄諺簡不曾屬筆又以暇隙引後生來學者及一家子弟雖椎鈍小兒莫不親授反復詳說不示倦色丙午以後眼患益苦書卷不得復親著述非有不得已者不能焉是以見屬文字未成者殆至連屋書札始皆倩手惟教人小學論語率多閉眼口授蓋其積功幾盡成誦故

也○賞鑑之明高出常見而每當考試又必盡用

心目無一紙泛過方其考校同座者或不以為然

及至拆號必一時知名之士也前後主司十七榜

所取士卒為名公卿者甚多議政十八文衡四故

得人之盛世稱無比鶴谷嘗擬作程詩公里中年

自謂過之並取考於公公於鶴老作獨不加批送

人致語曰此作非吾輩所敢評不意似此高才尚

淪韋布願見其人明當躬造諸生大窘遂自詣謝

之谿谷聞而取見曰以我見之殊未覺其絕高崇

某公專攻詩家別有明眼耶乃取程賦數篇以試

公公批以優等題其下曰此非池中物莫是方外  
之士故作戲劇耶蓋富於文詞而不事科業自  
之作也谿谷大歎服以為藻鑑之神非所可及  
筆法自幻寬綽道逸而不甚精鍊公以為此雖小

藝不可不求其善遂肄習不舍中歲賞鑑家已推  
爲名書諸鉅公家碑版屏障多求公手迹尤善行  
草翩翩有飛動之意晚年求者益多而亦未嘗自  
靳人得片楮莫不藏弄爲寶

所著詩文甚富而散軼居多盖公不欲以撰述自

居也

慎素隱天翊嘗謂公曰公既有不朽盛業何  
不手自刪定藏之名山公笑曰古人或有此

事而文章之傳不傳實係後人之公議若有意於  
表見預爲編摩掩瑕揚美吾所不取况吾文無可  
傳者耶慎公公孫正郎公兄弟裒聚數十年始成  
大服其言

一帙詩凡五千餘首文凡八百餘首就左議政崔  
公錫鼎略加鈔定戊寅夏將入梓而未及焉不肖

孤真養等謹以遺意用鐵字先印若干帙凡五十  
三編詩一千八百有奇文五百有奇

貞敬夫人全州柳氏卽觀察使 贈領議政諱稽  
之女麗朝寶文閣直提學克恕之後仁莊淑哲事  
父母以孝十九歸于公夫人於觀察公爲少女同  
樞公爲少婦兩家愛重無比公又早貴而夫人上  
事舅姑傍接妯娌毫無所挾咸得歡心方公歷踐  
顯要或不無由旁蹊而要者夫人一切嚴斥凜凜  
然惟懼清德之或累人乃自不敢干焉公旣篤於  
奉先夫人承其意祭祀必謹潔耄老而必親莅之



不以委婢使公素無家業俸祿之外日用資財皆  
從夫人家出而公之恤施或至晨夕不給夫人了  
無難色徃徃公未及言而夫人已分之矣故內外  
宗黨一口稱仁莫不歸仰以至隣里貴賤亦賙窮  
恤急如不及然故皆依庇如親戚然能劬躬經紀  
不露窘狀手執紡績老而不倦不喜奢華衣服飲  
食惟隨事無缺務令精潔而已未嘗故爲豐侈以  
眩人不惟遵公簡約之志其素性然也是以人謂  
公之友睦清慎著於世者亦有夫人之助云公亦  
敬重之六十年如一日焉夫人屢產不舉子女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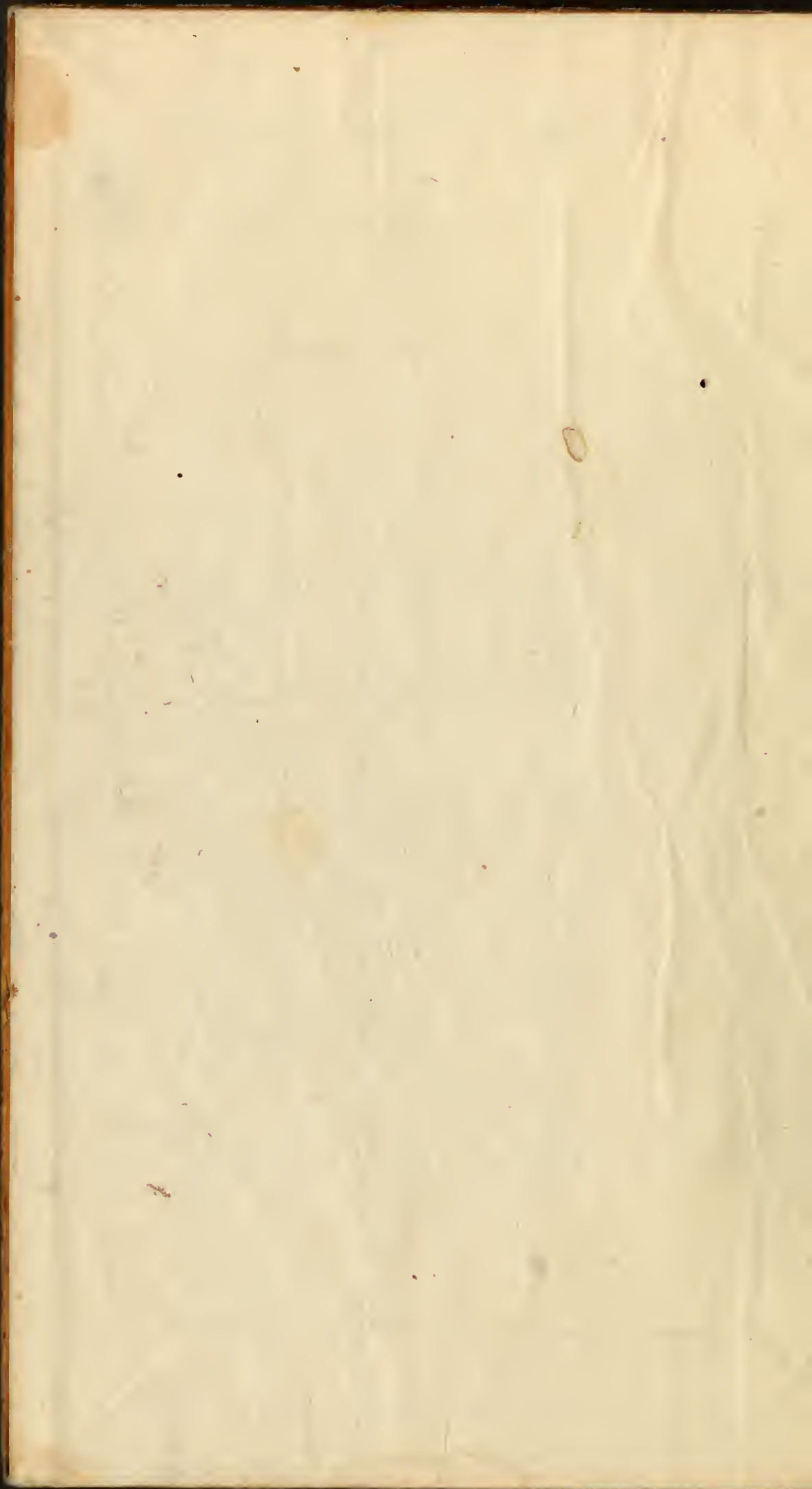
白車先生傳附錄卷之三  
二一  
少而教飭甚瀆無異嚴父及連見夭逝雖剗割內  
切未嘗過爲哀戚蓋其見識超悟有女士風故也  
生於壬辰三月初七日卒於甲寅九月十四日祔  
葬公墓之左

子哲英生員平市署令娶司饗院正吳行敏女生  
二男四女男長羽成進士狀元刑曹正郎次厦  
成見任臨陂縣令女長適縣監宋揆次適縣監  
黃鎰次未嫁而夭次適士人趙鴻紀再娶學生  
俞槃女生一女適學生柳鳳庭正郎二男進士  
真養生員狀元真望二女適朴師漢金鎮成縣

令二男真佐進士真鼎三女適尹東尚洪應夢  
 季未行宋縣監四男廷揚廷光廷良廷望三女  
 適生員李致蕃李世寶進士吳永勳黃縣監一  
 男應聖五女適朴惠東別檢金萬年權益謙李  
 瑞鎮李碩潤趙三男鳳齡鳳卿鳳徵周一女適尹  
 得龍柳一女李徵秀真養二男匡一匡質匡烈  
 二女幼真望三男匡德匡道匡誼度一女幼真佐  
 二男匡華匡周二女幼真鼎一男匡基二女幼  
 匡一一男

女適觀察使趙遠期生二男四女男正誼縣令正

倫通德郎夭女適右議政申琬主簿申琢叅奉  
慎爾憲佐郎金盛後縣令二男明迪明遇四女  
適生員李秉淵青陵守模洪遇箕一幼通德一  
男明佐二女長朴弼莘次幼申議政二男別檢  
聖夏靖夏申主簿四男弼夏宅夏光夏昌夏二  
女適崔昌敏朴師任慎叅奉四男生員無咎進  
士無逸無悔季幼金佐郎二男時敏次幼二女  
長適鄭夏顯次幼內外曾玄男女摠百餘人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四